

臨

汾

縣

志



臨汾縣志

臨汾縣志

民國癸酉  
年重刊

臨汾縣志卷五

類一

藝文類上

傳記

鄭夾漈曰方冊者古人之面目文字者古人之精神呂東萊曰金有時而蝕石有時而泐惟文字之流傳亘古今而不窮文之時義大矣哉茲彙古今著作編集成帙間有人非本邑而事在本邑者屬地主義也有事非本邑而人在本邑者屬人主義也哀而錄之異日徵文考獻庶不至茫無依據焉

傳

渭城令胡建傳

班固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

一

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孟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

上臣謹以斬誅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蓋主奴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氏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衛將軍驃騎列傳

節畧

司馬遷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

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

霍去病傳

節畧

司馬遷

霍去病大將軍姊之子也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霍去病爲冠軍侯去病旣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剽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遼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

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皆擊匈奴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得曾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四

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異母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  
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去病  
爲驃騎將軍擊匈奴時道出河東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  
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常都尉光祿大  
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  
過甚見親信受遺詔輔少主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  
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  
白晳疏眉目美須顛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相  
聞其風采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  
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  
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  
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  
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  
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  
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  
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  
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  
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

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

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途



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  
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  
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  
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  
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  
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太子  
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  
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  
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  
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嘗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

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  
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  
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  
高昌奉黃金十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  
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  
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嗜  
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  
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  
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  
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  
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

器采繪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  
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  
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  
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  
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  
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  
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  
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  
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  
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  
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  
臨汾縣志

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旣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  
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絲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  
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  
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昌臣昌與太  
祝以一太牢具告祀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  
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  
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  
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  
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  
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  
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

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軺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縱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  
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  
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  
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黃帝蚤  
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  
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  
臣未喪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  
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  
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尙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  
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  
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

始親正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  
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  
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  
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  
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  
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  
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  
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計皆陰  
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  
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  
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

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

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出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驚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刼列侯吏失綱紀姦宄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釋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歎然國中遂平

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罷其宿負令致諸盜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盜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取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臨汾縣志

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旣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侍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起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一一

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輛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隙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眞太原郡清

右扶風守尹翁歸傳

節略

班固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

太守行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兩部閱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宏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

### 隱士焦先傳

隱者焦先河東平陽人也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四

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措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搆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



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中爲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岬祝岬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殺牂耶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殺牂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平陽公主傳

宋 祁

平陽昭公主太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爲計紹詭道走并州主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以應帝於是名賊何潘仁壁司竹園殺行人稱總管主遣家奴馬三寶喻降之共攻鄠別部賊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各持所領會戲下因略地盤屋武功始平下之乃申法誓衆禁剽奪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帝卽位以功給資不涯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劍太常議婦入葬古無鼓吹

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者主身執金鼓參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 韋忠傳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願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願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官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願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所宜行邪

### 臨汾縣志

#### 卷五 藝文類上

一六

裴常有志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閔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羗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羗校尉討叛羗矢盡不屈節而死

### 霍國公柴紹傳

宋 祁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趨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隋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途建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冀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如急走太原旣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

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毅騎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  
還白宋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  
紹力戰有功從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緣其背  
與史大柰合攻之顯和敗遂平京師進右光祿大夫封臨汾郡  
公高祖卽位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征討以多進封霍國公遷  
左驍衛大將軍吐谷渾黨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君兩  
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  
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平  
梁師都轉左衛大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加鎮軍大將軍徙譙國  
旣病太宗親問之卒贈荊州都督諡曰襄二子哲威令武誓威  
爲左屯衛將軍襲封坐弟謀反免死流邵州起爲交州都督卒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七

令武尙巴陵公主遷太僕寺少卿衛州刺史襄陽郡公以房遺  
愛謀反貶嵐州刺史自殺公主亦賜死

平陽王敬暉傳

宋 祁

敬暉字仲暉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歷初爲衛州刺史是  
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  
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歛闔部賴安遷夏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  
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留守以治幹聞璽書勞之多賜  
物段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以誅二張功加金紫光祿大夫爲  
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戶進封齊國暉表請諸武王者宜悉  
降爵繇是皆爲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  
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濁亂暉每推座

悵恨彈指流血尋及貶又放瓊州爲周利貞所害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秦州都督諡曰肅愨

孫明復先生傳

脫 脫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旣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八

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旣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高源傳

宋 濂

高源字中淵晉州人高祖揖爲州法吏用法公平父汝霖爲正定廉訪司照磨使東平道高唐遇盜死源幼力學事母孝補縣

吏中統初擢衛輝路知事累陞齊河縣尹有遺愛去官十年民  
猶立碑頌之遷行臺都事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  
州路達魯花赤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阿合  
馬以他事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源所居鄰  
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阿  
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謀孽之罪非實若  
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尋除河澗等路都轉運  
副使撫治有條龜戶逃者皆復業常賦外羨餘幾十萬緡至元  
二十四年爲江東道勸農營田使二十八年遷都水監開通惠  
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人蒙其利  
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十七子夢弼良弼公弼

喬煥傳

宋 濂

喬煥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至正十八年  
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煥整冠衣聚  
妻子家有大井煥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  
之煥既死賊首王士誠使人卽煥家邀致之至則煥已死矣賊  
平朝廷贈煥臨汾縣尹賜諡純潔王佐字元輔晉寧人從父居  
上都教授里巷不與時俯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爲所獲欲降  
之佐傲岸自如詬賊不輟因見害

臨汾三賈

毛奇齡

臨汾三賈者賈仲子從淮叔子從哲季子從誼也從淮字南明  
其先平陽臨汾人父得全明萬曆中以家難徙居京師生四子

從淮其仲也事後母以孝聞嘗以父命與伯兄從儒往省墳墓  
臨汾家貧祇一馬共乘之去京師數舍而流寇卒至伯兄驚墮  
地體肥甚不任騎從淮手扶掖使上而步行隨之時寇來有二  
道不知所出伯兄將分道往欲別不忍發淮曰寇來既不可知  
與分道以希幸萬一不若同往死猶得相枕藉卒並由間道得  
免從淮性友愛伯兄既隸籍關東所有二弟教之如子弟亦謹  
事之如父兄弟凡四人父在時家已分析至是或以故耗其財  
亦勿惜也又嘗割股愈其後母梁病有司上其事於大吏請旌  
於朝格於成例不果而至今臨汾人稱爲賈孝子從哲字旣明  
從淮弟也少孤育於仲兄從淮年十九尙不知書喜飲酒蒲博  
而善騎射先是家故貧後以父兄故家稍稍起遂雄於財從哲

居京師常與諸惡少爲狹邪遊沈飲累晝夜不解縱博所負累  
千餘金與約來日折券至則悉散償之不餘一錢性故豪縱少  
拘檢嘗馳馬與諸少年會獵城南郊雙雉格格起草間從哲自  
百步外引弓左右射連中之兩矢交墜馬前觀者驚歎稱善從  
哲手擲弓矢左右顧笑曰自喜也而仲兄從淮不善其所爲召  
切責之從哲涕泣謝過遂折節讀書其明年舉武殿試第三人  
事世祖累官至副總兵從誼字子明從哲弟也少孤仲兄從淮  
育之幼英敏通書旣長尤精大戴禮所著禮義數十篇俱與核  
得先儒論討所不逮者方是時國家初定鼎而賈氏以財雄於  
鄉或流寓京師俱以豪逸聞而從誼獨否所居一室置圖史鉛  
槧手自披錄不輟於聲色狗馬之戲泊如也故士論稱之早卒

無子初從誼之大父生三子其父季也兩世父皆早卒無後至是後誼兄弟凡四人伯兄從儒亦無子而從誼亦早卒以仲兄從淮之第三子爲嗣平陽郡城東數里席老師之廟在焉陶唐時所稱擊壤而歌者是也其祠圯矣新之者則賈仲子云其鄉人爲余言仲子通經術好施與嘗舉鄉塾教邑子之貧不能學者今其址在秦伯祠之東俗所稱伯王廟者是矣叔子少任俠後卒改節有成季子早慧秀而不實可悼也其兄弟友愛均足風世云

王莪園先生傳

陳兆崙

公諱師字貞甫號莪園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人也先世自太原遷焉傳二十有五世而公生公父曰理躬字翼之用軍功誥封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一一

明威將軍康熙己酉武舉會吳三桂反滇南投名兵部願以殺賊自効朝廷壯之遣之漢中備任使賊平授江南蘇州城守備尋調守遼城晚節歸田貧至無以自給蓋其家法儼然以忠清著聞云公幼敏悟讀書日數行下康熙癸巳舉於鄉時年二十有四越十有七年雍正庚戌成進士公車凡六上而後得之諸老生成爲歎息顧公所以種學績文號爲名宿而又縱橫百氏穿穴九流以至一切情僞之變遷時事之利病罔不究悉於心可立見之施行者則未始非久困場屋之效也公富於才具而宅心忠厚所至以愛民爲務嘗謂其子孫武等曰剝民以奉君吾恥焉至於私營田宅抑又出若干輩下矣又曰律本人情而定必洞達人情然後可以推原律意以此聽獄庶無覆盆聞者

以爲至言雍正癸丑知大名府元城縣事縣有邨地名王勝瞳者田久荒而歲徵如故凡數十頃前吏重變科則莫以告公特請於大吏除之導民樹藝易沙田爲沃土歲少稔卽開倉賑貸不待請而行或輸俸錢爲貸者捐補追呼以息歲時進諸生親爲講畫示以經史大要故其民視令君如投慈母之懷而其秀者如立嚴師之側閱六年如一日也乾隆四年調知清苑時下曲有冤獄已定讞得報待決有日而冤民所聘女聞之誓與夫同日死道路憐之流言謂惜王青天不早至以致冤斃二命王青天者元城人所呼而清苑仍之者也公旣微聞其事廉得冤狀力請於大吏再三始得復鞫竟脫焉旣出獄完婚夫婦詣縣堂拜謝長號以去五年遷直隸冀州七年遷知正定府八年遷

分巡清河道九年隨大學士高公斌吏部尙書劉公于義勾當直隸水利周歷保定河間天津正定等處所所擘畫事宜多被採用成功上聞而賢之十年遷直隸按察使尋遷浙江布政使九月調任江南率有司辦淮海等處災賑甚周悉姑蘇俗尙迎賽舉國若狂至是少革焉明年以他故降補天津巡道越三年復爲浙江布政使是時兩江總督等以士民望幸請上南巡報可公善體聖意絲粟不以累民民若不知有此大事者風聞於上特擢江南巡撫時已季冬之月二十有一日矣明年聖駕至召問民間疾苦悉陳奏無隱及旋蹕扈從召對如前御筆書吳會風清四大字以賜時以爲大臣榮遇名實克副者當首推公公故素樸忠視國事如家事又以旣蹶復起受知於主上旣深



而往返行營疊受賜物恩寵莫比每中夜巡廊而行圖所以報稱者或無故泣下家人莫識其意而心力亦由是瘁矣竟於是年八月卒官年六十有二公撫江寧纔七閱月耳未克竟其施設然已除劇賊平米價整飭書院申明吏課氣象煥然一新卒之日家無餘財妻子扶櫬西歸行躔蕭索賸有殘書故劍而已禮部侍郎長洲沈公德潛爲志其墓投筆歎曰此古所謂清白吏不忝其家聲者也夫人鄧氏名家女有賢聲子三人長孫武國學生次亶望乾隆庚午舉人次季光國學生女子四人孫六人女孫三人贊曰吾前後爲記注官七年侍上久知上心乎百姓爲從古所未有比歲巡行方國輒先期降詔旨誠大吏纖悉毋擾民間所至橋梁宮觀之屬繕葺而已不期華侈而奉行者

或自懷狐疑轉相恐動窮極心力以飾觀瞻上以事旣訖功成物不毀聊一寓曰笑而頷之其實非聖意之所樂也同年友王公莪園之在浙藩予方以憂居里親見其事則見市不易廛津無改渡埋齒掩骼收卹暴露插竹樹籬色容荒穢窮黎有僱直之利富民無加派之害但欣欣望幸安堵以俟其後上幸西湖過南屏將取道於松嶺之東麓有司奏是間多編戶墳塋且犖确未汜埽請更擇其便者上曰何傷乎南北山頭多墓田朕聞之熟矣而是時王公已爲江寧巡撫隨駕在杭杭人始寤公之所以獲眷者政由聖主之愛民也爲布政使尙爾使永其年於巡撫之任其利賴民更當何如爲巡撫則旣有徵矣使晉其位爲尙書宰相其霖雨天下又不知何如也惜哉

觀察朱公傳

高塘

公諱佐湯字萊公晚號南溪雍正己酉庚戌聯捷進士初任甘肅徽縣令調知寧夏晉靈州知州再晉寧夏府知府陝西延綏鄜道署陝西按察使調河東鹽運使再調山東兗沂漕道致仕旋里年七十四卒公生而穎異自垂髫時已屹如成人家甚貧發憤積學年十四已館於同鄉柏氏爲童子師筮仕後竭力撫綏明察獄訟培養膠庠疏通水利所至之地口碑載道故大吏交口贊譽由令長洊至監司敷歷數十年號爲循良吏公天性和易與物無猜有受公厚德臨事反下石於公者事過之後公不少介意遇其患難死喪危急之際復施德如舊時不少衰其人感泣涕零欲以死報公而公毫無德色若未有其事者人故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二四

以此益多之公之在寧夏也兵有預支糧餉者歲暮扣抵皆稱不便而當事者力持之衆遂洶洶公時以事出外聞之乘驛而歸以言諭衆人心乃定蓋公見事之明決而人心之素服於公大類如此公既告歸行李蕭條家無長物布衣蔬食日課諸孫讀書家塾春秋佳日則攜杖出遊溯平水之清漣望姑射之娟秀哇畔隴頭與農夫野老問桑話麻無一語及居官時事見之者不知其曾爲官長也噫可謂賢已公家計既貧人之受公厚施及公所簡拔作育之士多至貴顯厚贈以報公者累累不絕一時大官如明大中丞海少司馬等聞公名者往往親至里第與之交歡非公素有以感之而能若是乎公沒之後十餘年余修臨汾邑志公孫峨孫持其家傳求予爲傳予素稔公賢故爲

言其大略如此

贊曰桂林陳相國理學名臣於人不妄許獨嘖嘖稱公華陽顧大京兆亦云出處有本末是可以得公之大凡矣其他事家傳詳矣茲不復云

張孝廉傳

宮懋言

臨汾郭行村有張孝廉者名奎璧字星垣以事繼母孝鄉里舉孝廉遂稱之曰張孝廉此兩漢以來鄉舉里選之遺也孝廉父欽世多隱德至欽益淳厚稱長者生三子伯聯璧仲天奎璧其季也幼穎慧孝友出天性弱冠入庠序以文名母病不解帶者終母之世禱祈無不至母卒哀毀骨立越明年又遭伯兄之變惟恐呼號痛哭有傷厥考心內實銜恤而外強顏開慰先事承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一五

志無處不將其愛敬及娶繼母至恐父念母之不忘也懼家人祇承之弗恪也以身先之必誠必信婉曲以申其敬如母之生存於是繼母悅亦稱之曰賢內外無間越數年而父病侍疾侍藥凡所以求活其親者無所不用其極歿之日呼天號慟曰吾今乃爲無父人耶天早喪我母又奪我兄矣今又喪我父悠悠蒼天何扼我之至於斯極也今惟有一繼母若不能事之何以慰吾親於地下於是喪葬盡如禮而事繼母益嚴先是伯兄卒有遺孤二長年十五次甫十三孝廉垂涕告其父曰此藐諸孤是兒事也無煩大人憂其父搵淚首領之於是寒暑陰晴日數問涼煖出家塾必詢師所課讀使反之訓以大意其後伯兄子與孝廉子先後俱遊泮事叔亦如父孝廉妻素多病子亦羸弱

伯兒子謀爲孝廉置一妾欲廣其嗣旣成入中門而後陳告孝廉急止之曰子好不須多爾輩何爲也立命拜爲義女備奩具擇良家子嫁之見子姪鬢婢年十六以上者卽爲治妝遣嫁務得其人人有以宜析箸勸者謝之曰吾已爲無父無兄人矣家只有一繼母一嫂兩姪吾何忍各爲爨也於是共炊者三十餘年繼母後孝廉父歿十七載乃終壽喪葬如生母乃分析其生平智力所置產業一子兩姪三分之此外毫無私蓄辛未歲蝗旱出困中積粟活里鄰親族三十餘家其往昔有稱貸不能償者召其人取券悉焚之曰故舊情長錢財事小無以此累爾胸臆余庚寅秋入境受事首求鄉士大夫之賢者仁者以爲矜式廉得其實已心志之而孝廉重自愛不至偃室余心益敬之至

壬辰歲奉追上年逋欠飛檄如雨民旣苦歎收官亦點金無術忽一日坐堂上有郭行里民白狀請建孝廉生祠以報德詢之方知一年里中逋欠皆孝廉獨力代完余旣大驚異急爲請獎又深幸往司之所傳不虛且聞孝廉里居有互爭者必來質成嘗一言解釋心悅而去其不直者或愧悔不願見其生平以善及人又如此至若助葬施棺支橋掩骼種種善行美不勝書孝廉子聖典並兩姪子孫繁衍俱淳謹溫厚能世其家孝廉卒年壽六十有一

論曰昔隸川陳仲弓孝行淵篤平情接物就曲直者有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之語余嘗思慕其爲人而以爲今世不可復觀近得張星垣孝廉行實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使星垣

得位行道不以布衣老則德施所及不與魯恭卓茂爭烈哉而焉知羔雁成羣者不燦然聚於其後也

樊贈君文益傳

高 嶧

余調任臨汾公餘之暇時召諸生而課以文藝其文采斐然卓有可觀者樊氏爲多望其眉宇皆軒昂秀發如入崑崙元圃觸目琳琅異而問之則皆同堂兄弟叔姪也蓋一人而舉丈夫子十餘人者有二人焉何其盛也人患家道不能豐裕矣而子姓不蕃子姓蕃矣而不必盡克家今樊氏之盛若此非其先世積累之厚何以致此余固心藏之久矣歲丁酉余修邑志於採訪冊內得樊公文益墓誌銘讀之不覺喟然而歎曰其在斯乎樊氏之福未艾也君諱沾文益其字樊氏諸生之高曾祖父也誌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一七

言辛丑歲年穀不登有竊人宰樹者公聞之愀然曰南國之棠期勿翦伐武城之木戒以毀傷矧環瑩松楸祖宗之靈爽所憑依也不可以事無與于我而坐視之于是倒廩以賑餓者復捐貲設法使爲守望比及歲稔四境之內瑩樹皆得無恙嗟乎愛己之親因及於他人之親敬其祖宗之墟墓因及於他人之墟墓推此心也雖以之治天下不難也公旣好施與人或有求之無已者公不以爲厭嘗曰吾力不足彼自不吾求也力足而求又何靳焉其天性豁達類如此余愛樊氏諸生之賢因爲之傳而略舉一二端以爲貽謀者楷法其他事誌文詳矣茲不復云

樊節婦李宜人傳

婦黃氏傳附

洪世全

南安人

節婦臨汾國子生李特章女嫁同邑樊之域年二十四爲婆舅

姑在堂藐孤奇勳僅周啐女甫一月之域故文士弱冠餼於庠以就書成疾將死若有所言節婦泣曰孝事二人課子讀書妾任之矣之域執其手而瞑則號慟幾絕已復忍淚吞聲勉慰二人奇勳出就傅夜歸問所肄課督甚力長命與賢士大夫遊教之孝弟忠信後入太學以敦行聞鄉閭蓋節婦之教也無何奇勳得暴疾夭節婦哭之慟又傷之域遺書未有付託也以教子者課孫俾之種學績文砥礪名誼辛苦立門戶後其孫基用急公授職榮封及所生節婦遂稱宜人會有司亦上其苦節詔許旌門節婦率孫曾笄珈象服拜受於庭年已七十矣逾六年卒余聞節婦之事舅姑也終其身飲食抑搔紉縫補綴意常有餘於禮訓女以莊謹遇娣姒以謙和御婢子以寬仁並得二人歡

姑常謂人吾有婦不知亡子之苦吾婦得新婦如婦則天道應矣奇勳娶黃氏果賢奇勳歿後孝事節婦督基於學一遵節婦儀法兩世零丁卒綏多祉衆曰節婦賢此婦所以報也基有子十一人某某孫四人某某其第三子士鑑及余門已舉於鄉之域遺書至是始發其光云

洪子曰孔子刪詩以柏舟冠鄘風余嘗歎其真正之性之死靡他雖忠臣義士有不及者而惜不詳其後人節婦始哭其夫繼哭其子苦過於共姜卒能孝事二人課後嗣讀父書兼收孝婦之報俾熾而昌則天之報施厚矣臨汾本堯都二女之風教在焉若節婦者其聞風而興者耶

余既傳樊節婦其孫基泣而言曰吾大母節行既見於君之文矣惟是寒門族緒垂絕而續吾母黃宜人之力實鉅吾父之歿母年已四十格於例不及爲宅里之表今君傳吾大母雖附見吾母其媿行未備也謹丐一言余聞之而歎曰二南所載葛覃卷耳下逮采蘋采蘋諸什無非婦道之常也聖人編詩不以後柏舟況若母之賢乎按狀宜人爲候選州同黃亮采女年十六適國子生樊奇勳逮事王父母姑本嫠以節孝稱宜人師其儀法晨昏追隨承歡笑不怠又率是以事姑其祖姑謂新婦如婦也奇勳之歿遺三女一男並幼附身附棺哭奠窆窆之事則宜人摻拄朝夕號慟畢督基於學爲之正句讀反覆講解至於篤倫紀敦行誼尤有味乎言之蓋宜人幼習女誠長而記之故能

王母故不忍施鞭扑背地乃切責委折艱難有非人所知者基不肖遇佚前人光兒輩幸及公門博一第母已見背嗚乎吾母基見其終身之苦而未見其甘也余聞而益悲之客謂余曰宜人雖遭困非若其姑以節婦旌也子何賢之深歎余曰節婦雖寡舅姑並存伯兄叔弟娣姒猶子環聚一堂所惓惓者藐茲孤耳宜人躑躅孀姑之前號搶亡夫之側終鮮兄弟影隻形單嬛嬛穉子粗知棗栗設以尋常巾幗處此夜半之啼白髮老姑得緩須臾無死幸矣累世詩書不以覆醬瓿者幾何而卒於椎心泣血之餘克慰母心以哺鰥行教訓玉子於成非其大過人者乎故嘗謂節婦之稱未亡人也樊氏宗祏如器之欹未墜於地迄宜人而危如一髮引千鈞譬之人身當大瘡大衄之時治之臨汾縣志

非易也扶危急病五運六氣幾復而又大耗則醫者更難用其力由此觀之宜人其可無聞於世基泣而拜曰然客無以答遂次其語付士鑑書之

樊孝子傳

倪霖 錄

孝子姓樊氏諱不勳字碩甫世居臨汾縣普陽坊父之楫生二子孝子其長也楫故家貧年三十餘以家庭有織芥嫌拂衣遠出家人不知所往時孝子在襁褓中未有知識洎稍長牽車服賈以養其母有人告以其父遠出不知去鄉事孝子泫然泣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不知父與禽獸奚擇焉由是居平戚戚時或放聲慟哭誓欲訪尋其父族人有生業在維揚者孝子疑父所在借營生以訪之越數年杳然無聞復旋里圖往他



處尋覓天鑿其誠適有遇其父者歸而告之云已披剃爲僧在陝西雁塔寺孝子聞而破涕爲孝曰今而後不憂無父何怙矣稟於族長急就道行膝履屨雪虐風饕備極苦楚弗計也比至其父所居雁塔寺而父已隨衆僧募緣雲遊他處仍莫知去鄉孝子復悵然流涕曰蒼蒼者天何慳吾父子之緣一至於此耶因訪諸土人約略所往披蒙茸陟險峻足繭荒山遍歷多方途次某處忽遇衆僧細叩之而其父果在焉於是且喜且悲相持大哭蓋自其父出遊以至孝子尋踪而遇已隔二十餘年父不識其子子不識其父而一旦相見焉其情之纏綿痛切有非口舌所能罄述者遂相與同歸夫婦父子團聚如初融融洩洩得盡菽水之養又若干年孝子不幸無後然卽此天性純篤至行

過人足以垂名竹册孝子爲不朽矣抑聞孝子之父方其隨衆僧募緣時行至荒村無棲宿處見一空屋闕其無人遂止焉夜半聞門外有啞啞聲啓視之則一赤體婦人身負虎傷奄奄垂盡急救得甦解囊中衣衣之次日親送至家噫卽此一事亦足以徵孝子之父之爲人矣故并記之孝子有族孫士鑑丁酉孝廉及余門孝子尋親事余聞諸士鑑云

論曰自古傳孝子者類多言生事葬祭問必誠必信竭盡心力而已其著奇節者則以割股廬墓聞若樊孝子齟齬失怙杳不知父之踪跡而卒能遠道尋求終其色養者史傳中殊不概見非其孝思懇切有以感通天地而使之始離而終合歟以視世之日繞膝前而子職缺如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崔子孝傳

王亶望

孝子姓崔氏名賽瑫臨汾通化坊人也父智母喻氏孝子生而秀慧成童就塾過目輒了而家故不豐藉父耕以給朝夕一日孝子自塾歸遇父在田間耨泫然出涕曰兒不能躬耕養親以貽吾親勞何以爲子乃廢學務農以勸厥父早作夜勤手胼足胝弗爲苦然孝子雖廢書不忘素業每過鄉塾輒徘徊不忍去操作少暇卽挾一編向里中有學者質問疑義孜孜不倦歸而篝燈讀午夜弗輟且至孝性成每讀古人書至孝義事則再三歎息想慕其爲人稍長父命服賈辭曰牽車牛以養父母固人子職然吾親老矣遠離膝下多內顧憂曷若菽水承歡朝夕左右乎因釋耒耜營爲邑左營掾吏勤敏課功廉謹自愛公事甫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三三一

竣卽周旋親側先意承志曲盡色養人以是益重之父固夙搜勞瘵孝子竭力奉侍飲食營甘旨藥餌購參苓拮据措辦恆不令親知如此者十餘年後父病劇含藥涓腴衣不釋帶凡五閱月夜則焚香露祝願以身代父歿附身附棺必誠必敬苦塊之餘哀毀骨立每一號慟輒嘔血數升恐遺母氏憂恆閔之比葬親事畚塢以成坎壈哀勞過甚奄然餘息已命弟歸家奉母而自搆草廬半楹於墓左屏梁肉茹蔬食淡以終三年雖暑雨鬱熱嚴飈凜烈弗去也每食必祭祭必長號人聞其聲皆爲流涕時有白燕巢其居馴擾不驚每當孝子號慟輒翔舞悲鳴若助其哀者時以爲孝感云父歿數年而母病孝子侍母疾一如父泣涕祈禱早夜弗寧母聞謂之曰人固有死我年已八十死無

憾而體素羸倘爲我而劇是我禍而我死何以見爾父矣孝子勉爲寬解以應母而憂更甚泊丁母憂喪盡哀葬盡禮前後一  
致旣以居廬去墓遠不能數數往爰遷居於城偏之賈莊而傭地數畝於其親塋之側訖言學圃實不忍離親也今雖年踰週甲白髮鬢髮皤然一翁而摩撫先人手澤口澤之所存不禁淚涔涔下歲時祭祀必捧觴流涕親串談讌間及先人每嗚咽不成聲蓋思慕之誠數十年如一日云性淡泊寧靜不以世務攖心室中雜蒔花藥躬自灌溉日必低徊親墓以寄思慕歸必下帷默坐一室之中晏如也里中父兄教子弟必舉孝子以爲則其有不孝又援孝子以相愧太守聞之重其人偕邑令卻騶從過之門庭灑如室無人聲已而孝子出迓太守笑語曰古人云

窺其戶闕其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其子之謂矣孝子淪泉煮茗以進言論秩秩稱其孝則悚然驚已又盡然悲守令爲太息者久之歸爲請於大吏以孝行題請旌其閭余與孝子居同邑少時卽耳孝子名後一行作吏家居日少時於親友口中得孝子事去年秋蒙恩給假省親旋里乃益悉孝子生平其戚黨思欲傳其事乞傳於余余惟孝爲庸行無可表異而惟誠之至者則用力用勞舉不可及不必其人爲縉紳學士也故前史孝行一傳類多出自里巷蓋至性至情無所勉強故足爲天下後世法若孝子者其庶幾矣爰不辭而爲之傳

賈蘅臯先生傳

南安

洪世佺

余蒞臨汾卽從諸門人聞賈君蘅臯名使人禮先之冀得一見

君謝不至屏騶從訪諸委巷中一室蕭然漏日光木榻敞帷左  
右圖書無款客之座借鄰人小齋促膝語竟日遂爲忘年交蓋  
古之敦行而有文者亦不戾乎俗也君諱澤洛字書原監生候  
選州佐父擴基厯雲貴觀察使君少以名義自砥從父宦遊能  
分任其職觀察公督餉烏蒙芻糗糧倚君辦咄嗟立就事集  
而民不瘁旣丁外艱萬里扶櫬難斯徒跣營喪葬畢無僭石儲  
兄有負逋粥已產代償之已乃閉門修業以詩名三晉風朝雨  
夕老屋長吟未嘗稍事干請雖以予之素暱每見惟談詩學源  
流及文章正變得失之所以然無一語及私者晚棄舉子業二  
子柱杖以諸生教授里中脩脯不腆益窶艱常日中不得食男  
女啼號無幾微見於顏色余作貧士篇以贈蓋道其實也自余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二三四

貳汾州事君漠然無所向郵筒來往多蕭騷淡泊之句間以公  
過平郡得一見別去君輒不憚竟困阨以死年七十有三所著  
雲溪詩鈔屬余點定君性廉介而內方外圓不爲嶮巖嶄絕之  
行與人居終日溫溫後生奉爲楷模亦樂其和易殘膏賸馥沾  
丐尤多初予頗收召後進士爭出吾門君雖偃臥柴關往往佐  
吾宏獎士類扶樹教道余去臨汾而士之志乎古務立名義者  
胥依君以立主盟詩社分題拈韻風雅大振社中多余舊徒故  
君常錄寄予予報以詩曰雖然用卿法亦足張吾軍臨人士至  
今傳之君死後諸生失所據依雲散風流各以其學私淑於家  
塾氣類遂不復聚

定襄縣學訓導崇祀鄉賢維公傳

高 嶧

維先生諱潤字秋水號蘆溪臨汾人也先世自陝西維南宦平陽因籍臨汾遂世爲臨汾人數傳而至太學生諱獻圖字書九是爲先生父高曾以來皆德浮於位先生七齡而孤幼穎異年十五娶室王恭人甫三日母陳太恭人遽逝先後喪考妣哀毀異常感動行人喪葬大事皆能中禮鄉曲稱爲至孝先生天資高邁銳志於學晝夜勤苦勞至嘔血終不輟弱冠補邑諸生每試必列前茅旋食餼守其地者皆器重之平生慷慨性成篤氣誼周徧閭里戚友有以貧乏告者無不竭力拯之爲日旣久家遂中落或勸之曰先世資財貸人聞有券盈篋索負可濟也先生曰後人賢貧何慮不賢富亦何益耶且先人誼切桑梓詎可以是累人並失先人志乎悉焚其券自是出謀館穀授經於五

臺數年遊燕趙往來代郡太原間所交皆一時名流益肆力於經史古文及漢唐諸大家業遂大成顧艱於遇屢困棘圍乾隆元年以貢入成均至十六年選爲祁縣學訓導先生曰官無崇卑惟循分供職以期不負平生所學耳於是宏開教化訓人必以文行兼所賞拔士多中甲乙科人皆服其鑒識云歲癸酉缺裁改授定襄學訓導培養多士一如在祁時若鄭師健劉齊芳先後登科第皆先生門牆僑胙也先生司鐸兩邑方正自持每謁上官不隨不亢而神采英異以是咸優禮之明中丞於接見時瞿然起敬顧謂僚屬曰此豈寒氊中人以廣文終老者耶將與學使會薦之先生力以年老辭次子克疑能象賢好讀書早入泮先生督之甚力三試不售先生慨然曰功名信有命也富

以義命安之二十六年致仕歸疑懼無以爲養因寄業巖城迎養至運所先生年已七十矣步履猶健常逍遙城闈流覽名勝徘徊登眺發爲詩歌幾埒少陵夔州以後作克疑以先生夙志未償援例授中憲大夫先生得受誥封如其官夫人王封恭人次年秋卒時年八十平生著述甚富多散佚不存所刻有學步集一編行世卒後十載余調任是邑鄉士大夫咸以先生德行重於鄉黨教澤徧乎兩邑公請詳祀鄉賢余據實申於上憲奏聞奉旨准祀鄉賢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入主鄉賢祠以祀予遊於晉十餘年矣聞先生之名甚悉茲復適逢其盛因得備悉其軼事故列敘而傳之

論曰蓋聞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徧天下以其所積者厚也觀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二二六

維先生立身砥行在邦在家皆期有補於世雖未及大用而德被於人者厚矣顧其後嗣卓然自立生膺寵封歿祀警宗豈偶然哉

典簿張君傳

高 嶧

張君者臨汾縣東關人也門前有巨槐烏鴟旦晚翔集其上或曰張氏世有隱德其子孫將大茲殆如王氏之三槐乎或曰張君事孀母盡孝道以致此祥也人咸謂之烏鴟樹張氏張君性節儉飲食衣服宮室無奢麗靡曼之費而樂於施舍邑有公事必躬爲倡率見人窮乏辭推不少客遇歉歲設法平糶煮粥糜以食餓者疾癘則合良藥以濟之行之終身無吝色無倦意而家道日以昌大有汾陽某者與君僅一面識一旦踵門告曰負

債既重甚爲所苦願少假貸以緩須臾死君聞之立爲盡償所負其人得以無苦嗟呼吾見人多矣平居鮮食美衣無所不至妻妾簪珥之費動輒錢數萬遇人有緩急卽所稱至戚密友者反眼若不相識而張君乃於所素落寞之人慷慨好義濟其窮窘可不謂賢豪間者耶張君少好學讀經書能通大義迨家務不克卒業常自以爲恨既有子乃爲廣延名師以教導之族之人有志讀書而力不能者亦悉令受學後長子選入成均今一孫已登丁酉賢書語曰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猶信君次子孟養恂恂篤實人也與余交因得悉其行事故爲之傳無使其無傳焉君諱廷鑑字在天候選光祿寺典簿

宋烈婦傳

高 塘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三七

烈婦姓宋氏臨汾縣底鎮監生國臣之女年十五而適席村鄧懋學容貌端麗動有禮法懋學賈於外久之病歸旣革謂宋曰汝年少祇有一女若吾死不可留也宋泣曰如有不諱終不負君旣而懋學死越二載而其翁亦死或諷以再醮宋不爲動已而相逼者日益甚宋度勢不可已乃歎曰所不卽死者徒以翁老女幼今老翁幸已天年終不可以一女之故而喪吾守遂自縊而死時乾隆壬申七月二日也年二十有九遠近聞者莫不歎息邑人旣上其事於李學使表其門曰矢節從容而曲沃李友絳復刻石以紀後二十餘年余來臨汾聞其詳盡然傷之將請旌於朝余以憂去遂不果惜哉

櫟田黃君傳

洪世佺

君諱鶴齡字樸田江西都昌人也卓犖有大志常以經世自負由舉人知蒲縣事調河津再調臨汾終太原府同知始君以葵公葛山傅公古岩言與余定交每見必相勗以名義言無不盡余蒞臨汾又踵君後故知君最稔然君之精神措注特在宰蒲時蒲地瘠而僻叢菁峻谷盜賊之出沒訟獄之勾棘蠹吏之奸欺過于劇邑有任光者雄于貲以重利滾剝斃害人莫敢誰何君捕得之寘諸重辟而籍其家諸豪猾始斂戢其他政亦遂以次就理比量移而能聲已大著矣君嚴于義利之辨所至不名一錢律已儉約事細大必親案無留牘而幕友吏胥未嘗參末議其爲政尙嚴毅法期于必行以故奸宄潛踪民得安枕臨汾當孔道良莠駢闐君處之帖如也尤善于摘發在河津或殺人

遺刀尸側死者之家指刀主以控業具承矣君察其冤密鞫之曰刀固吾刀也里黨皆知夫安得辨顧殺人實非余君佯怒叱別購得凶人蓋借刀童子手中爲嫁禍地也一鞠而服闔邑驚爲神自臨汾至佐郡大府並知君可屬以事有疑獄必使理之君亦勇于平反更闌燭跋堅坐堂皇上與纍囚相對然貌類刻深而中實子諒方任光之籍沒也所出貨子母錢例歸公帑君愀然曰若輩皆窮民急何能擇已墮其術中計息易券月異而歲不同若歸公期咄嗟辦害視任光爲甚力請于上官及光未死核實正之但以母錢入獲免者十之八慷慨任職喜談世務遇其所不爲蹕厲風發若凶害之迫于己心氣瘵傷年五十三遂以勤事死先是君以書告古岩言兄喪未葬將速歸古岩報



之曰未究其施而上知民戴不可契也迨余貳汾州君笑曰子亦爲是官余得代矣余又止之蓋君至性過人十歲讀書十里外聞親病隻身馳歸值水漲竟日立河干或負以濟乃已故其思歸也非爲仕宦之恆言旣死于官聞者痛之臨人尤思其德且懼余去無稔知君者乃合辭丐爲傳嗚呼卽是而觀君之修于身而被于物者大可見矣

論曰君篤于自信是非可否守其所見往往立崖岸世以故病之然古岩嘗面疵其議論多而成功少余亦舉孔子溫而斷可以抑奸之語規之君咸改容謝惜乎阨以無年設施未竟僅使其終始于簿書訟獄中也顧使君不爲記文何有實德之及人者易曰益之用凶事不其然歟

午塘洪公傳

吳克元

公名世佺號午塘閩之南安人也由進士補芮城令調臨汾令遷汾州府同知公博學泛覽注疏百家之言皆能窺其涯澗文思敏捷下筆千言立就蛟龍蚯蚓飛舞結蟠見之者皆適適然驚以爲猶河漢而無極也由此名益振公嫻於政事判牘皆出己手不假幕僚而從容優裕日有餘暇時召邑子弟之秀者與之論文講學口授指畫終日無倦色是以大吏奇其能而士民皆從其教也公之任臨汾也前任爲櫟田黃公黃公故能吏而公踵其後皆廉幹能發奸摘伏清積匪剔衙蠹使閭閻安業故時人竝稱之而黃公好文法以老吏自命公則緣飾以儒術黃公自喜其能積案至數十一日乃理斷以己意人莫敢違公則

案無留牘虛心研訊使人盡輸其情然後以理折之而衆心自服故愛公尤多往余在都門同年友芮城李君騰蛟爲余言公賢且出其所爲文以相示余於是始知公後數歲旋里至臨汾省老友賈君澤洛知公之事乃益詳於壁間讀其相贈答詩溫厚有詩人之致嗟乎在位不下士久矣賈君貧且老性復耿介生平相於吾輩二三人外相知者蓋寡而公爲長官任劇邑親枉顧於破屋荒園之內與之談終日不厭觴詠酬酢宛如貧賤交此尤近時人所難也已亥春余修志臨邑孝廉張君允楫等數十人造予而請曰吾師循績彰彰在人耳目爲之傳以示於後不亦宜乎余曰然乃本其所知者書于篇

論曰余聞洪公恂恂儒者也在臨汾日有豪猾裴姓者以博進臨汾縣志卷五藝文類上四〇  
沒人之產不可勝數公廉得其情實諸法奸人皆股弁賢者之不可測也如是易曰包荒用馮河公可謂近之矣

王禮軒傳

高 嶧

王君禮軒者名名輅字殷之山西臨汾人也王氏爲臨汾望族多大家君則所謂壕稜王氏者也君大父父俱有聞于時君自垂髫時卽喜研窮理學書自宋五子以迄元明諸儒語錄文集無不探本窮源擇其粹精手自鈔錄以爲一編其門庭戶牖以及出入經行之地皆取古人嘉言懿行可法可則者揭而書之儕輩有一言之善一事之長亦必手自劄記津津樂道以爲不可及樂道好善蓋其天性然也君篤于倫紀貢成均日敍官當得光祿寺署正入都謁選有日矣聞母病立馳歸侍湯藥喟然

曰一日之養豈可以三公換乎自是遂無仕進之志矣初君之  
父諱洽者邃於樂律著有成書君取而闡揚之於五音二變四  
清七調九聲十二管並器色旋宮之法實有心得不止守京房  
何妥故術也其多能又如此君雖無心用世而濟人之事知無  
不爲既以母病博習方書全活甚衆康熙庚子辛丑間比歲旱  
餓殍載道君掩骼埋胔偕同志捐金輸粟納之官以賑窮乏時  
賴以生者不可勝數由是宗鄙咸稱其仁焉乾隆己亥余承乏  
茲土有事邑乘得沈尙書所以誌君墓者迺知君立身行己俱  
有本末卓卓可稱道如此因撮其梗槩而爲之傳

桑拱陽先生年譜編傳

翟鳳翥

先生諱拱陽字暉升號炳寰松風道人其別號也臨汾桑灣人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四一

族遠不可考高祖景全生仲賢仲賢生槐槐二子長惟喬號仰  
亭邑庠生諡端亮高士配郭孺人生二子仲先先生於萬曆己  
亥三月二十九日戌時端亮公夢參星降郭孺人夢吞星於腹  
是生先生岐嶷聰穎人皆器之七歲就塾師十五從端亮公讀  
通鑑見程朱錄卽毅然以聖賢爲分內事於座側粘格紙每一  
善紀一圈一失去十圈元日焚神前歲如之十八歲端亮公疾  
晨昏侍湯餌夜祝天以身代疾尋愈端亮公素佩趙清獻公告  
天事曰不敢告者不敢爲余願矢焉先生體此意著華祝三章  
爲端亮公壽十九補邑博士弟子員司李宜興周公知其賢以  
二子北面事之二十一歲學憲孝感傅公奇其文有根本首錄  
之食以邑嗣是從先生游者日負笈至作進道圖清心解朝天

賦種石說諸書繪太極圖於窗大書敬字於堂以示警觸肖文  
清公像于松風草堂配先師歲時祀之甲子監臺李公緝敬疏  
薦於朝不報乙丑應平巡憲王公聘全絳州辛復元先生講學  
郡城丙寅邑廣文程公忘師生執弟子禮時就正焉丙寅學憲  
烏程吳公歲試平陽首錄之復以行優舉稱爲德學兼優之士  
丁卯秋闈爲商邱宋公首薦以策語犯權璫副之戊辰三十歲  
以恩貢上大學己巳學憲四川楊公延與復元先生大講郡庠  
環類林者數千人十月直指祝公疏薦之不報庚午春端亮公  
卒哭幾絕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迄葬哀哀墓側欲爲三年廬以  
母老寇變己之獨居一室衽茅枕塊戚容茹蔬三年如一日時  
有集燕臥鼠之異里人驚傳之壬申建觀瀾亭於其居之陽面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平爲二邑人排難息紛耳卽載鬼誣何慙焉己卯編說詩錄勸俗歌庚辰著四書則勸學問心時習賢孝諸編辛巳刻漢春秋說義以論兵士十月立河東書院于郡城癸未五月撫臺蔡雲怡公延主太原三立書院講性理經濟之學時藩臬以下及紳士皆受教焉秋計偕北上一時公卿議舉首善書院以疾歸蔡雲怡公暨邑侯大名劉公請主干城社爲守禦計迄闖渡河聞先生名僞詔數上辭以疾抗節弗應賊亦不敢以威勢強也以是憤鬱成疾遂不起于甲申六月十二日卒臨終正襟危坐止言根本處不差未嘗一語及他太夫人蚤失明問疾必壯聲應若無疾者恐貽母憂也清朝定鼎學憲有莘孫公欽其風援祀鄉賢嗚呼先生律身也敬以莊雖燕居無狎色與人也醇以篤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四二

雖橫逆無動容學原於毋欺以躬行實踐爲功文出於有本以明道濟時爲用嚴辭受至一介不苟守節義至百折不回光風霽月之襟泰山喬岳之品吾鄉自文中文清而後安邑曹先生絳之辛先生至先生而三矣諸自癸酉春得侍先生二十年教習最久知最悉茲特編其行略如此

郝總鎮傳

張榜花

郝總鎮諱先甲直隸任邱人以戊戌狀元入備宿衛旋授榆林總鎮咸豐三年八月粵匪陷平陽總鎮爲勝帥屬將以二百餘騎道經吾郡偵賊北竄伏兵秋塍間將出奇以殄滅之時禾稼連雲賊月夜大喊長驅至高河橋總鎮銃礮齊舉賊大潰南奔自相踐踏總鎮乘勝掩殺斬首數千級殲一渠魁郡民被虜者

大半逃歸賊復據郡城詰旦約總鎮夜戰乃於北門僞張燈火  
潛從東門遁去總鎮探知所向追至洪邑之曲亭鎮解甲少憩  
詎意賊至洪洞聞勝帥兵駐趙城乃以後軍爲前軍將趨潞安  
大衆驟集衆寡不敵遂敗績以不受節制褫職嗟乎忠臣義士  
遇合之際可勝慨哉彼賊以烏合之衆蹂躪中原素無軍法行  
伍即使雄稱百萬不敵我軍十分之一而未能刻期蕩滌者賊  
合而兵分也天下事合時易爲功分則難爲力大抵然矣誠使  
命將行師皆如郝總鎮其人一方告警四方來援一將交鋒萬  
將併力賊卽蜂擁集而四面受敵其不漸滅者鮮矣乃偷生  
苟安之輩坐擁雄兵縱賊焚掠曰臨事謹慎曰老成持重實則  
虛糜軍餉徒保榮利此賊之所以得肆其猖狂也高河之戰總  
鎮上無專閫之寄下無守土之責目覩夫生靈塗炭張空拳冒  
白刃彼衆我寡設伏制勝一戰而克敵人喪膽使得職司推轂  
部率大軍則掃除兇孽廓清寰宇豐功偉烈不與廉頗李牧爭  
光哉顧反以此取咎此總鎮之所爲傷心而亦天下英雄之所  
爲短氣也余未覩其爲人聞其身長七尺氣象瑰奇爲之相像  
者久之竊意總鎮忠肝義膽戰功應不止此特湮沒弗傳耳今  
邑人將建祠奉俎豆焉余爲書其事實如此

彭荷村先生傳

張安

先生諱作邦字對山號荷村泊莊鎮人孝友端方湛深經術嘉  
慶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內閣中書升宗人府漢堂主事  
辛卯甲午兩主鄉試壬辰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聞命之下卽謹

關防慎出入家丁僕隸約束綦嚴除應分支給外從無一毫需索其衡文以清真雅正爲宗識拔者皆一時名流居京師二十年循分供職而外潛心著述無他營尋以丁艱歸主講簡城書院旋主晉陽書院見士子課藝多襲空調慨然曰不習經之過也因嚴定功課俾溫習經史樹其根柢時復呼至講堂解釋經義一時士子皆相勉爲實學文風爲之一振居鄉多義舉堡牆傾圮出脩脯餘資鳩工縮板費數百金鄉鄰賴以安堵一生手不釋卷著作等身有周易史證易傳偶解行世雜體詩存周禮詩求放心齋文稿穉藤書屋詩草使黔日記使蜀日記十餘卷待梓同治七年崇祀鄉賢祠

張成九先生傳

丙辰翰林 孫欽昂 陽

成九張先生諱逢辛附貢生臨汾太平村人心地平恕品正學優幼失恃賴繼母成立少長嗜學不倦舉茂才文名重一時父暉號東陽有隱德以長厚聞於鄉里歿時先生甫弱冠哀毀異常喪葬遵古禮事母益謹家清貧藉筆耕供甘旨曲意承順務得其歡中年境益窘棄舉子業就鹺席每逢令節輒動梁公望雲之思會毋以疾終仰天椎心悔未能躬侍湯藥飲恨成怔忡每向人曰吾無以爲人子也魚鹽利藪業其間者率皆積金帛習浮華先生恪守儒素非義弗取稍有贏餘輒分給族黨貧乏以敦雍睦以故幕游數十年而家仍壁立如初與人交不設城府或遇無禮則笑而置之人服其量咸豐戊午秋余於成臬識先生見其言論丰采無市井氣圖書滿架壁間皆古人格語其

所吟詠曰解悶集追琢有唐音詢其同人乃爲余鑿鑿言先生之生平因相交善後其子榜花從余游歲癸酉以拔萃科登賢書越六年而先生歿壽七旬有四

論曰三代而下士大夫習尚浮靡古道不復存甚或倫常澆薄而天性益漓如先生者其人品心術豈可於晚近中求之哉

### 寶澂齋先生傳

張安

寶澂齋先生諱潔歲貢生泊莊鎮人性質直嗜學六經子史諸書無不淹貫幼年蜚聲黌序每試一藝文宗輒以遠到許之秋闈屢薦不售遂絕意仕進隱居教授臨洪二邑從游者半掇巍科躋通顯而素行耿介雖清貧不以竿牘累人地方公事生平未嘗干涉人或迂之而先生自若也晚年家居以著書課子爲

### 臨汾縣志

#### 卷五

藝文類上

四六

事暇則徒步園林與田父野老拄杖話桑麻每適意輒形諸吟咏雖炎夏盛暑手不釋卷至有益身心處則銘諸座右以資警省嘗語及門曰欲言古人言先心古人心著有四書紀年別解一得集汲古齋雜體詩疊韻千字文又輯名流倡和之作題曰今人詩存皆未付梓而沒於戲以先生人品學術一旦得志將大展其平日之所求乃僅得以文章名於鄉里其遇合抑何奇也而先生顧淡然其有窺於天人之故者深矣夫士苟抱負不凡雖困躓名場榮利蕭然適以成其著述之業卽謂名山壇席一致焉可也

### 適氏三孝子傳

張榜花

適氏三孝子者伯士英仲士奎奎子登朝皆以孝聞世居臨汾



之太平村孝子父維昆業儒性謹厚多隱德鄉里稱長者至孝子天性益篤事親愉色婉容藹然深愛家酷貧身及妻子衣嘗百結而奉親不乏甘旨孝子皆粗識字習書數慨務農之不足以備膳羞也英出服賈而奎司定省及父病革焚香祈禱願減己年以益親壽歿之日哀毀如禮痛絕者再四鄉鄰爲之垂涕由此事母益恭曲意承歡纖微無不至而昆弟之間怡怡友愛數十年間不聞一言牴牾以故家無儋石而一堂之上融融如也且英自奉極儉而待人極厚鄉里族黨間從不計較錙銖與肩挑貿易恆如其索價償之識者高其義氣後以懋遷歿於外光緒丁丑大饑奎困苦不聊生奎子登朝文童性尤孝謹傭書以供親自茹藜藿而親食粥米每自外歸買餅食雖極饑猶懷臨汾縣志

其半以遺老人卒以俱全嗣奎病終登朝以餓軀哀痛廢寢食亦歿村人憐之稱爲適氏三孝子云余與孝子同里居登朝從余遊雖不文弗敢沒也乃援筆而爲之傳

論曰昔萬石君家傳孝謹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弗及今觀適氏孝子行實雖措紳士大夫何以加焉論世者勿薄今人愛古人也

增生行義宋公傳

王錫綸

公諱汝楫字春帆號小湖又號月崖姓宋氏系出河南商邱文康公權之族也太高祖玉環公諱之印明末武孝廉官河南援勦營千戶避闖亂遷平陽居城內崇德坊世書香三世炳文公諱范勳乾隆朝進士官浙江昌化縣知縣署西塘海防同知有

善政公曾祖也公幼穎悟爲名宿所器重以縣試第一人補弟子員旋充增廣生數奇應鄉試屢薦不售事兩尊人能色養先意承志家徒壁立外舅張彙征先生宰河南新野聘往館穀有兄弟相訟者其兄挾多金獻公求袒己而斥其弟公不受勸以大義遂愧謝去以友愛聞公之行已見於此矣外舅歿公歸就直隸鹺務從兄景湯歿於豫馳往歸其喪行次太行日暮大雨盆注水歿脛四無村落忽覩高阜有燈奔往則草舍數椽一老嫗留客止旁舍中宵月出見榻下蠕蠕皆赤蛇往來無數天明啓行歸途再訪則人屋皆杳抵家安葬如禮景湯繼室王氏守柏舟志公曲成之王無公出以次子子之歿繼以三子亦早世王性方嚴公率內君張事之如慈母事皆咨決而行門以內雍

雍如也既又往河南鄉人陳姓染奇疾落魄莫歸公爲歸之蓋公生平敦廉讓重然諾鄰人李煒貧而無子卒施棺衾張榮祖母卒不能備棺殮出貲伙助負責者見其無力償還則取券焚之如席亮軒武尙文郭夢鰲等又未易更僕數也癸丑兵燹本巷尸骸無主者買棺斂葬而室中食指嗷嗷時告米罄弗恤焉是則公行義之大者若夫文廟考棚諸巨公經營勸募至公無私用以取重於王鶴亭羅蘇溪諸賢守者尤其餘緒焉耳嘗以修城功議敍八品職銜乙丑同學諸生以公行上之學使休寧黃公襄以義以爲上四字匾額人咸以爲無愧云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卒壽六十五歲子琅琯琦皆生員

王松林朔州人平陽營馬卒也多膂力善鳥銃擊鳥獸百不失一癸丑賊攻南門林奮勇當先斃賊甚多銃熱不可執則易之忽砲子中其左股拔刀剗去何太守親割衣襟護其患處擊賊如前賊稍退頃東門陷林巷戰死之嗚呼天下何嘗無義士哉當林之登城奮擊其氣直欲吞賊乃賊衆我寡力竭身斃何其壯也蒼頭奮擊之中正不知埋沒多少豪傑矣獨林也乎哉

### 蘭省三先生傳

山長 胡應璇

蘭先生者諱紹曾字省三別號稼莊臨汾之左義村人也祖端甫豁達大度負幹局才父正莽內廉行修動必尊禮法邑之人溯其先世稱燕翼者至今猶嘖嘖云先生少而敦敏自束髮就傅卽有志於古昔聖賢立身之大節文亦不苟同流俗年二十

### 臨汾縣志

#### 卷五

藝文類上

四九

七入學越二載食餼困於鄉舉者十有三科乾隆己亥以恩貢成均候選教諭時年已六十矣嗚呼先生生平肆力於濂洛關閩諸書誠有見乎其大者遠者遇合之故殊不以得失爲津津然其數抑何奇也先生窮且老信道益篤學益粹孝友睦婣任卹宗於里閭薰其德而善良而誨人不倦遊於先生之門者不下數百人屢皆顯名當世甚至遠近識與弗識聞風興起思一接言論丰采以爲幸然則先生之所伸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蓋嘗就古今風俗之盛衰論之以觀先生之學之正顧不重也哉沐浴先生之教者可以無述也哉爰摘其梗概而言之採風者其知所取矣

### 何太守傳

竇文藻

平陽何太守諱維墀號曉楓奉天金州廳人乙酉拔貢甲午舉人由禮部員外郎授江西贛州府知府道光三十年擢守平陽蒞任伊始卽以除暴安良爲心政通人和頌聲載道咸豐三年粵匪圍懷慶月餘未下八月初竄山西陷垣曲曲沃遂薄郡城先是兵丁過境太守奉調赴冀城又赴澤州糧臺比聞警回郡而烏總鎮已盡兵防太行郡城武員惟札參將一人而已太守乃捐廉募勇二百餘名製治銃砲器械賊至親率文武並署內人壘石障堞間多置灰礮爲防守計並諭舖戶居民悉力捍禦賊初攻南門城上矢石並下賊蜂擁爬城太守點大砲斃賊數百人頃復聚馬卒王松林以烏銃擊之林固英勇百發百中賊追復集東門置砲財神樓向城轟擊商民潰散城遂陷太守與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五〇

諸公子及幕友家丁與賊巷戰兵單力盡身受數十刃而死惟三公子生員子立長孫奎官遇救得生時八月初十日也

論曰昔張巡許遠守睢陽矢死報國與城存亡千載而下凜凜有生氣今何太守當矢亡援絕之秋嬰城固守捐軀以報君父其肝膽義烈不與古人後先輝映哉彼擁兵自衛遇大敵而不發一矢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張恭肅公傳

民國二年

關鴻賓

恭肅公之第十一世裔廕生張君衡余之姻丈也居恆嘗謂先少保恭肅公在明季歷事三朝盛德大業彪炳寰區惜無傳蓋代爲之余以昧厥生平遜謝不遑姻丈遂取其家藏事略授余謹按恭肅公諱潤字汝霖號西磐山西臨汾人世居中劉村少

穎異喜讀書不分晝夜寒暑潛心向學賅博經史淹貫成誦冬夜題曰雲路迢迢睡不安起來模糊倚欄杆幾回讀罷西周傳天未明時月色闌作文警拔奇絕可愛弘治十五年由進士除授河南宜陽縣知縣詳慎清修勤勞愷悌撫按旌異稱爲河南第一守令正德二年行取民立去思碑延入京師名宦祠陞刑科給事中差往甘肅等處查盤勘事守正不阿清除宿蠹回遭逆瑾之害力辯不屈四年陞禮科右給事中五年陞吏科左給事中六月陞戶科都給事中凡所建白皆軍國重務曲濟時艱胥蒙武宗允行閱歷諫垣丰采丕振九年陞順天府府丞十三年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時涿州一帶大夥強賊擁入城池劫掠倉庫攻打牢獄

經年巢穴釀成大患奉旨著親詣盜賊生發去處剿捕以靖地方公卽日統領精銳官兵相機並進兩夜交鋒生擒賊首劉堂斬獲強賊郭清吳彥明等皆公深入艱險親授方略旋據大舉達賊突入冷口關公調燕河參將夏仁督隊往剿斬首數十級搜獲達馬牛羊夷器無算捷聞欽賞銀牌大紅金彩蟒衣三襲以示優異旣而漁河驛添造房屋品色浩繁公以百姓困苦若大興土木民何堪命請復舊上從之小民歡聲雷動祝之曰非公吾無生矣巡歷所屬展轉籌度次第修舉積有成效隨丁父憂匍匐歸哀毀骨立襄事如禮十六年服闋仍以原職巡撫寧夏單車就道見西夏孤懸朔漠凋敝特甚遂卽積糧練兵輕徭恤卒修復保障之城堡編置哨瞭之班次一應興革事宜經畫

議處軍民悅服節次達虜犯邊公嚴督總兵神勛協同都指揮江淮等示以夾攻勢斬獲首級四十顆奪獲達馬駝羸武器等項會世宗入承大統降勅獎勞寵遇異常嘉靖元年通前六年考滿奉旨著就彼復職二年召回本院管事離寧之日行李蕭條鄉士大夫傾城泣送思慕不已爲之建生祠芳聲遺愛百世不磨六年考滿陞本院左副都御史在院署印日久奏議居多理刑三疏上蒙嘉納通行兩京內外問刑衙門遵行文章經濟卓著當時八年奉旨冠帶閒住家居一十餘年對於公門曾無點墨請託高風亮節世罕見之十八年復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年陞兵部右侍郎陞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暨西苑農事奸弊悉除國計攸賴十九年陞授工部尙書操持堅定節財裕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五二一

民二十年丁母憂服滿二十四年奉旨改南京吏部尙書因老告歸未允力疾視事夙夜匪懈一日題水鑑亭曰汾水磐山在何許不堪清夢幾番回張翰蒞鱸之思流露言外矣二十七年欽改戶部尙書未任再疏乞休始蒙欽准歸里後以晚年餘俸建尙友堂睡磐菴二所頤養天和每乘肩輿游歷山莊田壠童顏鶴髮人望之如神仙至嘉靖三十一年三月考終公自筮仕至致仕陞轉官階一十五任以身繫天下之重輕垂四十年公忠體國始終不渝于今城鄉建有專祠余聞姻丈言並閱事略慨然想見公之生平遂書之

記

修堯廟記

元王磐

平陽府治之南堯帝廟李唐顯慶三年所建歲遠漸就傾圮有  
靖應真人姜善信欲更擇爽垲重建廟貌請於朝上嘉其意賜  
銀二百錠仍勅有司下太原木場給官材二千根皆辭不受勤  
力節用以身道俗凡閱歲而廟成爲地七百畝爲屋四百間  
躡翼翼儼然帝王之居殆與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易觀矣  
經始於至元二年之春落成於至元五年之八月詔賜其額曰  
光澤之宮殿曰文思之殿門曰賓穆之門賜白金二百兩良田  
十五頃爲贍宮香火費仍詔詞臣製碑文以紀其成翰林直講  
學士臣磐當屬詞謹按祀典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其時以春  
之仲月其地以當時所居國邑祭伏羲於陳州神農於亳州少昊  
於兗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府唐堯於平陽府蓋聖人之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五三

康澤王廟碑記

元毛 塵

蓋聞水經云平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卽書所謂壺口也自壺口而西南二百餘里曰平山水潛出其下曰平水州圖經亦曰晉水其源亂泉如蜂房蟻穴沸於淺沙平麓之間未數十步忽已驚湍怒濤盈科漲溢南北溉田畝百頃動碾磑百餘東匯爲湖曰平湖杭稻菱茨晉人取足焉其事見於宋名士謝景初記宋敏求書泉之旁有舊祠世祀神龍爲此水之主相傳劉元海僭據時重築陶唐金城有韓媼得巨卵嬰兒化蛇之異斬蛇尾而泉湧焉遂資以灌溉新舊圖經寰宇記並載其事後因祀之曰龍子祠遇旱致禱卽應宋熙寧八年守臣奏請封澤民侯廟額曰敏濟崇寧五年再封靈濟公宣和元年加康澤王廟有唐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五四

天祐二年宋寶元三年政和四年感應碑傳祀旣久官民崇敬廟制侵廣草木蔽翳清流白石爲州勝地封連曠接凡斷岸絕澗別架以垂虹之橋採蓮捕魚則泛以畫鷁之舟當春之時花光柳色作紅雲翠霞蒸煦遠近太守與州人來簫鼓相聞車馬相望於山水清暉之際不知浣花曲江之美較此孰多兵火蕩盡將四十餘年民思所以興起而未有倡之者江陵黃公來宰臨汾理成化治匹古循良之吏故能一新縣署再創宣聖祠繼大修陶唐祠又審民心欲成龍子祠而修之創獻殿設齋廳置風師雷師山靈河伯之殿庇二庖以亭前鑿養魚池長廊周步幾二百間至於厨庫靡不周備廟門仍舊曰敏濟中門三門曰善利王殿曰康澤後設龍母殿以事韓媼增葺溪上舊亭曰清



音取選詩山水有清音之意然後見公善政與此山此水俱無窮焉。迺合衆願以志於石作迎神送神之曲以侑神云神之來兮風雨蕭蕭不破塊兮不鳴條。滋多稼兮滿平皋。享血祀兮聞歌謠。神之去兮日光沉。巖穴暝兮煙雲深。廟門闔兮來棲禽。空山水兮遺清音。

### 創建縣學記

明張昌

聖天子既以神武定天下思以文德洽四方御極初年令天下府州縣邑建學立師俾訓士子欲儲材以待用也於是。有司承風咸以學校爲切務不敢怠平陽臨汾縣舊學在治城外北坂上燬於兵燹無復遺基爲有司者徙置城中卽晉山書院爲學。洪武丁巳秋府侯南昌徐公鐸視學以殿宇卑淺學館狹陋乃

### 臨汾縣志

#### 卷五

藝文類上

五五

謀諸守禦官徙於縣治東議既僉同乃命有司程工鳩材立正殿位大成聖像於中列顏曾思孟於左右而十哲亦以序東西嚮移宣聖燕居像於後寢繪七十子及歷代名儒於兩廡樹大門以臨通衢師生書館齋庖以次而建工不踰時而巍焉煥焉既落成多士請余記昌乃告其學者曰吾夫子之道至大且博而不離乎言語文字間學者能求其理踐其實考其文見諸行則道卽在我奚所往而不可不則其日之所肄夜之所攻徒記誦詞章課業而已是豈士君子由體適用之學將何以上副國家設學養士儲材待用意又豈府侯興學激勸之心乎故嘗論之爲儒師而不以聖賢體用之學教人者非教也爲弟子而不以聖賢體用之學爲學者非學也後之覽斯文者尙知所務云

新修永利池記

明張昌

平水之陽實堯帝故都今府城乃古之白馬城自元魏時移治於斯地以故都名西北隅爲子城城之東有蓮花舊池宋慶曆三年有潘大博者爲知州始引東山臥虎崗黃蘆泉水入城而注之池植荷花其中以爲遊樂所迄金源氏之亂渠道湮塞其流不復入城城中雖有井泉味多鹹苦不濟人飲惟可澣濯而已居民日用所資以生者或遠汲汾河之流或車運郭外之水其勞特甚洪武十年夏郡守南昌徐公仲聲諱鐸者繇戶部侍郎來知府事下車卽諏民瘼平政令施惠澤民翁以寧休日登臨池上追尋舊迹慨然有濟斯民之志乃相度地形北引汾河深利渠水穴城入池可瀦可汲以資民用爰謀守禦官暨僚佐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五六

暨民之耆宿謀旣協同復具其事稟於朝朝議允之於是召徒程工載浚載拓中爲土梁界爲兩池池方圍各二百二十舉武其深七尋梁左右瑩以甌甌下爲水門上植欄檻俯瞰兩池池成而水適盈其瑩可鑑其清可挹軍民之需水者雲趨而蟻赴隨汲隨足如得諸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以之饜餽則甘而冽以之滌濯則潔以之蠲貧民取其餘波鬻之又可濟其乏一舉而衆利叢焉是役也工載於十年冬畢於明年夏旣落成名其池曰永利義取濟民之生於悠久也軍民被其惠澤者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相帥徵文於昌惟司牧之職以利民爲要務斯池之作人雖勞而不怨役雖大而懽趨昔也民患得水之艱今也民樂得水之易昔也甃輸其勞今也永享其利視彼畜水植蓮

以爲遊觀之趣以獨樂其身者相去天淵矣然而郡侯之興學  
勸農剗弊舉廢平冤拯困其善政固不止此惟因民心所欲者  
從而修之俾日享其利於此爲尤切焉故采輿論之所同然者  
書以載之使後來者繼其績而不廢則斯池之利可及無窮矣

### 堯廟重新記

明 陳 循

古者聖王之制祭祀凡法施於民與能捍禦大災患者皆祀之  
况堯其仁如天其功大而無所不至爲萬世人倫之極有非法  
施於民捍禦大災患者可同而其故都祠廟不治夫非闕典耶  
祠廟治不治固無預於堯然上受天子旬宣之寄下任州牧祀  
神之責者舍是奚以也按堯都平陽至唐顯慶三年廟始建元  
至元間道士姜善信乃大而新之擴地至七百畝爲屋至四百

### 臨汾縣志

#### 卷五

藝文類上

五七

間命其殿曰文思門曰賓穆宮曰光宅大德六年秋廟圯於地  
震僅存垂拱寢殿皇英丹朱二祠及賓穆門自是春秋常祀皆  
於遺址所立之屋苟且行禮而已今山西左布政使臨漳石公  
璞深懼無以稱祀神意適明詔屢下舉祀典遂發公帑餘資銀  
二百兩麥千二百石俾照磨所檢校鹽山劉因平陽府通判厯  
城李茂董其役工興之日會大風拔襄陵縣樹得合抱木百餘  
株人咸以謂神助遂治地於故垂拱殿之前爲正殿九間其高  
六丈有奇殿四旁環以廡爲屋凡四百間前則故賓穆門又前  
爲亭亭之前爲儀門而外爲櫺星門嚴嚴翼翼壯偉宏耀儼然  
帝者之居經始於正統丙寅七月落成於丁卯九月又懼無以  
居守者乃營屋於故光宅宮之東備諸器用而復壤地之見侵

於民者得若干畝并置農具擇道士之素謹愿者主之俾守且耕食於其中爲永久計廟之新其經營規度平陽府知府南昌萬君觀也既落成之七日有芝產於殿之左梁芝產之又明日有赤蛇見尤靈異郡人聚觀咸以爲此山川神靈協應之祥云

增修堯舜禹廟碑記

明韓文

堯都平陽舊矣唐顯慶三年始於郡城南建廟祀焉後宋元相繼或遭坤輿之變或值兵燹之虞廟廢而興者屢矣我朝正統丙寅山西左布政臨漳石公璞奉命重修迄今歷年滋久巡按侍御岷山周伯明公倫按臨河東偕孫魏二僉憲率府衛官僚恭詣展拜徘徊顧瞻之餘惜其殿宇門廡等處率多傾漏且以舜禹二祠配於堯殿之後殿之左爲老君祠右爲伯王祠祠之

後爲玉皇閣皆肖像其中乃謀諸二公曰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位親相授受天下之大事也况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平陽支郡今置二聖於殿後不得專尊於禮弗稱彼老君伯王皆祀典所不載於禮不經誠有未宜而玉皇卽上帝也惟天子得以祀之今置老君祠後瀆莫甚焉悉命撤而正之更老君祠爲舜廟伯王祠爲禹廟閣則三聖並祀其上仍榜堯殿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閣曰執中名分秩然禮法詳備使吾人於千百載之下謳歌擊壤得以遐想陶唐虞夏之氣象如親見之者豈不休哉是役也太守郭君二守李君通府柴君韓君推府東君實綱維其事廟成復於三殿之前各樹門匾堯曰俊德曰協和舜曰元德禹曰祗德殿之周圍鼎建新屋五十二間廊房

六十八間翻瓦通計四百五十間增蓋齋宿并盛奠房各一所共十八間至於碑亭神厨階陛垣墉等處弊者葺之缺者補之卑者崇之隘者辟之由是易朽爲堅撤舊爲新凡衣冠縉紳之士得於瞻仰之際者孰不起敬起畏乎蓋經始於癸酉之冬落成於甲戌之春功甫告完太守郭君偕諸同寅請余爲記時余以司農謝事家居固堯民也敢書之以揚我公追崇三聖之意

重修文廟記

明呂櫟

臨汾縣文廟在縣治西崇道坊本元季察罕帖木兒之祠國朝洪武十一年建學於茲易匾爲大成殿然格制旣乖復不當陽不厭士衆心宣德以來縣令相繼葺其浮略無能改作嘉靖丙戌任邱人袁尹准請諸太守開州王公溱巡按武城張公錄審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五九

方辨位依式樹規殿材半構工役方興已發狀請記於予而袁適陞泗州去厥功未考嘉靖戊子膚施人董君珊繼袁治汾觀厥墜宿心用弗寧會巡按三原穆公相令郡邑修飾廟署敦作文教董是以獲請申揚前業而新守磁州葛公譚亦視績加飾於是殿堂龕室戶牖廊廡門臺墻序咸次第舉諸生請諸學諭辛君珍列狀發使濟江問記構惟茲役雖崇先聖實爲後學後學學先聖之道不可他求蓋道雖大進之則有漸理雖深造之則有端昔者先師以易道未明也辟諸出入之門以開示後學故斯門也其闔關則謂之乾坤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通見形則謂之象器致用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神諸士子之於斯也行乎其序則必盈科而後進觀乎其墻則數仞之難窺

瞻乎其門則奮獲入之或寡循視廊廡則歎後賢亦可登窺乎  
戶牖則知納約之自明登陟堂則思仲子路之已升優入室則  
思衛武公之相在借物而遠取卽身而近求凡絃誦歌舞之時  
皆藏修遊息之地然後聖道無往不可學而此身無時而離道  
矣諸士子勉旃無負董君乎董君字邦奇舉嘉靖丙戌進士廟  
落成在己丑秋七月

修平水泉官河記

明呂梅

平水上官河泉出府西南三十里平山之下平山者莊周所謂  
藐姑射山也平水之源爲金龍池池上爲龍祠祠西南近條山  
數泉皆入平水又東二百步爲平水神祠祠前爲清音亭東過  
清音亭之後爲雲津橋而平水分流俗所謂十二官河以溉臨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六〇

汾襄陵之田者也蓋自是第一流爲上官河以至劉村夾河三  
十六村爲田二萬餘畝皆資焉然自張家橋東過石曹澗至於  
趙半溝其南支流爲上中河而居民新開飲水之處則在其北  
焉又其東爲席坊橋其北則受小石橋之平水席坊間之山水  
水多泥淤砂礫上官河遂不復東行而南入上中河矣於是席  
坊祿穽麻册南小榆諸村皆受其利而麻册洞以東二十餘里  
無復勺水之潤矣於是上官上中民交訟焉太守王公曰上中  
河者私也上官河者公也上官河博而遠上中河狹而近不法  
不德則守不堅法則民畏而訟平德則民化而訟息究厥病本  
其在席坊橋乎有張滋者善行水遂使滋決席坊之壅濬平水  
上官河之源於是上官河滔滔東注直抵劉村鎮以復其舊而

界玉下院東宜補子塔頭段澤馬務南劉辛息諸村皆成陸海  
不圩而稻粳茂不雨而麻麥熟蓋雖江南湖濱不足以方其美  
也而上中河之民亦分程限日均沾其澤或有尊賓嘉客道出  
平陽太守則邀謁平水神祠坐清音亭上矚官河之源流賦詩  
飲酒與民同樂歌曰官河漾漾兮百穀成水無私心兮民不爭  
判官呂枬曰王官谷瀑布泉下流爲貽溪水可灌田千餘畝唐  
司空表聖立法谷人以時用之至今不廢異時太守李公義方  
亦作永利池利澤渠而趙城洪洞臨汾亦甚賴焉太守常云政  
在善俗俗先禮讓禮讓之興在閭里田桑雞豚之間夫虞芮亦  
平陽屬邑昔人訟田不決如周以平皆慚而還置閒田焉今猶  
有遺風也於乎人孰無是心安知他日兩河之民不爲貽溪永

利諸渠乎於乎上官河其永矣嘉靖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工興  
四月四日成太守字公濟名溱開州人辛未進士前監察御史

重建行水碑記

明呂枬

李太守者京衛籍浙江景寧人舉進士諱琮字義方舊平陽知  
府也行水者成化末年修利澤渠及永利池也利澤渠者長沙  
李學士先生東陽有記曰元中統間有引汾水者由趙城衛店  
堰而東流合霍澗二水爲渠以溉趙城洪洞臨汾三縣田四萬  
畝至順元年晉寧路達魯花赤朵兒只因地震渠壞又浚汧口  
五十二小夾口十有九桔槔護夫皆具以教農興事國朝歲久  
渠湮水壅成化甲辰大旱太守請於當路重浚此渠引汾水於  
洪洞西北築壩以截其流復取霍澗之合流於羊獬壩鑿池四

區窪而級之以爲甃槽渟洩斯水又於高河築壩二丈窪十有四節啓閉以時灌溉沃饒引其餘水入流城中資萬室飲傍水地價頃至十倍矣永利池者錢塘倪宗伯岳有記曰平陽郡城水脈鱗鹵不可民用宋慶厯初知州潘大博引東山臥龍崗黃蘆泉水入城爲池植蓮其中金源氏亂水塞池廢國初郡守徐仲聲鐸北引汾河深利渠水穴城注池以供衆汲中爲土梁界池爲二甃以瓴甑四方各長二百有二十步其深七尋植檻於梁上使人往來名永利渠歲久衝澗兼豪右侵據民罔攸賴成化乙巳太守委官募役重加濬治傍池鑿井朝夕利汲而銀買車運之苦遽革又慮池瀦停濁鑿通池前郡學及不由兒濠環爲芹泮城外之水皆可引入城中無滯又於羊獬之間輦石爲

梁洞殺上流勢用去霖雨泛汾沒溺民田之患明年秋請諸當路剏爲引水洞長千有百尺過水洞長亦半之井橋旣具花木茂植仍作書院於池側以居俊秀其利始永矣耜昔過洪洞汾趙之間見溝洫縱橫禾麥肥美以爲江南湖東亦不過是詢諸田父皆曰李太守公之澤也今見李倪二記不信然哉太守曾公解梁鹽利主開西場門運人餽千金而不受有垣曲賊數千爲亂猖獗太守單騎招撫之賊感其恩信解甲設榻寨中具牛酒享太守而降事聞上賞太守金帛甚厚而垣曲父老以石刻太守像構祠以祀之此皆爲人所難爲者使太守而在兩漢也龔遂杜詩當遜居下風矣太守自平陽遷湖廣參政山西按察使福建左方伯所至有政績云



新修公濟橋記

明許成名

平陽之北五里曰高河河會岳陽浮山諸泉達於汾夏秋雨霑萬水驟發浮斲而下河弗受或溢於野沒馬牛災禾稼渡者病之嘉靖乙酉御史王子溱來守是郡懼水之弗馴陟高河之上而覽焉曰患之弗祛厥守之愆惟橋則水可馴惟石則橋可永而大勞費焉若之何郡之耆宿聞而相謂曰斯吾屬利之非吾屬橋之而誰也乃胥播諸鄉大夫士而憲副賀公銳守帥呂公忱鄉進士張公元哲乃發金爲倡以作諸尙義之民民翕然應之遂計採浮山平山之石於是富者思捐金貧者思殫力匠者思獻技罔弗見事於河王子乃三命之曰惟基深乃固則掘地以丈其闊五倍之疊以巨石曰維空多乃克有納則空以七空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六二

之闊以三丈其長十倍之曰無強爾財無亟爾力惟爾若則捐金數百者百人十數者數百人五數者數千人故力罔弗協用罔弗裕同知許子琦通判黃子鍾推官喬子年張子相又胥翼相之故慮罔弗竭事罔弗備謀罔弗臧役舉凡四載橋始告成渡者利而頌之曰吾守之濟博矣哉高陵呂太史楷乃取王子之字題其橋曰公濟而大書揭之石昭其功俾勿忘也既復於河之陽爲飛虹寺以僧永湛達蓮居之蓋嘗募金以與斯役也已而王子改南康橋之餘緒得葛守覃以終焉郡都憲張公汝霖謂斯乃千百禩之圖胡可無記余爲之記而歎曰君子治臻於無爲功樹於不費豈誣哉高河之役四載而民不勞輸鉅萬金而民不弊夫何修而得之惟王子開民之務察地之紀導勢

之利焉耳矣故執役民之權或弗審君子之動其鮮弗爲民厲者王子貞毅靜淵其務學有論著克播其猶平陽之政之美高河乃其一云

### 水利記

許維新

平陽有小水利如龍祠雷鳴渠等是也然渠有長導有夫皆自爲紀綱如官政然其鴛而悍者率舞智力爭之或應後而爭先或應少而求多衆人之利勢不能下則羣起而噪介恃其衆往往鬪殺人如郭進書等殺三人於前盧光裕等危兩縣於后獄之不大亦其幸耳楊天青郭禮娃諸人尙其小格殺也太平稷山諸縣時見告矣此由坐鎮者不足畏故人敢雄行亦法無蚤決故謀始或當議也然各地之爭由來久矣豎有石畫有界卽

### 臨汾縣志

#### 卷五

藝文類上

六四

尺寸不可易也唯是官無常案水有壅塞界有埋沒則爭端起而鴛悍者故或爲壅塞埋沒以生端今欲止其爭須先其始凡有渠之處各埋其案各正其疆各檢其石府州縣案皆合符斷碣之文咸錄在案農祥未興徧爲經正一番經正則一年難爭有爭則亦易定此或止亂息爭之道也如近日臨襄之爭求諸舊碣而碣已潛移訪諸渠條而條無掌故遂使奸人借口官無定憑杜當陽之石一置山頭一沈澗底此其爲慮則今日平水之石畫也

### 賢能流澤亭記

亢思謙

予讀西漢書至河東守請引汾溉皮氏謂歲可得穀百餘萬石未嘗不歎曰吾河東水利故在也曷求其故者未聞也郡地類

高仰旱乾歲什七民束手以俟養於天有水利在率不知用嘉靖甲寅大憲伯南菴趙公奉璽書蒞茲邦公中誠愷悌慨然以萬物得所爲己責軫時艱詢民隱日孜孜罔暇逸顧諸河交瀉深不盈丈而苗或槁於旁每日水之有益於人國夫人知之矣胡茲郡異耶迺與諸令長父老講求疏導灌汲之法購浙之善爲水車者分教諸梓人水車旣立浚渠汲灌品節備焉迺白於巡撫議以克合遂頒諸郡邑時守長多豪傑士屈力殫慮祇奉德美其年環郡數十邑遂大有秋公復慮旣久而長民者怠也列諸已興之利及守長之積刻石臬左覆亭以流澤名俾後之人永覽焉亭旣成臨汾亢思謙諭于衆曰三代盛時養民制備矣而河渠水利之說未聞何哉井田相禪溝洫賦澮之必嚴故臨汾縣志

公獨識之眞者及其成也揭鴻名勒貞石而公若無所與焉蓋善與人同則鼓舞者忘倦揚美匿否則未至者可興觀茲亭也列名者將無思永厥聲未獲者將無思企厥美耶是又公衍茲澤於無窮意也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又曰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噫繫之亭遠矣哉

張長公行水記

明王 溱

昔堯都平陽有洪水之做舜乃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於時地平而民作又書曰濬畎可徵已嘉靖三年夏王子來守是邦歲值大旱乃渡汾而西將謁乎水神禱焉田有渠汧其畎澮之跡乎觀於阡陌之間西南其畝者厥田滋以茂北東望之土燥而苗將槁焉問之田父田父曰上官河塞者於是四紀矣乃觀於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六六

平山之下平水出焉祠其上前爲龍池東流至於清音亭過雲津橋十二官河分焉東出石槽澗至於汾河口東南分水得水十之三爲上中河漑辛家諸村之地焉東北過新開口又東北山水決其防上官河塞焉乃觀於席坊橋之上厥水溢於上中河遂入於汾曰嗟呼聖有遺跡地有遺利仁者不爲也民有遺力水有遺流智者不爲也於時論於衆將䟽之僉曰張美公行孚於鄉無私而好惠蓋屬諸明年乙酉春二月中旬乃屬長公䟽渠自席坊西爲堰以坊山水之衝北過祿笄橋至於小榆橋又北夾岸而西出麻册澗北於是乎漑麻册諸村之田北至騰槽而東分斗門於是乎漑界峪諸村之田北過西宜橋分汧東流又北夾西宜觀東流爲二汧又北爲計家溝於是乎分漑東

宜諸村之田北爲澗北溝又北爲入溝澗東流而北西過小橋於是乎漑段村之田北爲石橋東流分汧北東過衛家溝分四汧又北過武亭橋分汧北歷五橋而分爲二渠於是漑劉村之田田計二萬有奇村計三十有六皆於上官河有賴焉渠之廣一丈二尺深倍之凡四十日告其成功王子曰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表爲山河以戒其域疏爲川澤以導其氣區爲陂塘溝洫以鍾其美今夫河水之歸也渠川之分也田民之依而財之藪也是故民非田弗養田非水弗殖民之大事在田神之粢盛於是乎供人之蕃庶於是乎出國之供給於是乎賴天下之安阜輯寧於是乎成凡以水無散越壅滯田有所資也長公之行水也無私則行所無事好惠則澤溥而衆服故行無事庶乎稱智焉澤溥庶乎稱仁焉功四十日告成而民爭趨之庶乎稱義焉一功成而三義具所謂行孚於鄉者其在茲乎鄉之耆老王銘張威率諸村之民請表其功乃於平水祠前之西刻石以示不忘人皆曰長公以孝友知名鄰里鄉黨之貧者長公多恤之或病而死不能葬者必爲棺以助焉高河之上嘗總石橋之役出百金以先尙義者斯其素履之大者也長公姓張氏名滋字宗乾大中丞西磐先生之兄也人故稱長公云

### 永利渠記

王與齡

余嘗謂興利於國家閒暇之時易爲力而興利於國家多事之日難爲功若外有夷狄之擾內有盜賊之憂加以災沴因之以饑饉爲人上者拯溺救焚且不暇奚暇興利以爲永久圖耶

當斯時也不惟彌天下之大患又能興天下之大利非負天下之大才識者其孰能之嘉靖乙卯歲北 跳梁南倭猖獗羽書交馳誅求百出其冬河東地復大震民物凋殘城市邱墟聚衆倡亂遠邇驚駭是時郡守及各屬令長先期入覲郡倅司錢敷刑名者又復代去獨洛陽劉公以郡貳視篆遺大投艱萃於一身夙夜憂勤不遑寧處開誠布公明法飭令散利薄徵緩刑弛役儲乃糗糧峙乃楨幹修築城隍慎固封守上承監司之令下兼僚屬之務凡所以恤災救患安內攘外無不竭力爲之已而禍亂潛消遠邇寧謐公乃役萬人開樊家河爲永利渠作石堰障水其鍾洩溉郡田數十頃以丙辰三月甲申興工四月丁酉告成經旬日之勞享百世之利當倥偬之時爲憂游之舉大患臨汾縣志

方彌大利復興信非公之才識鮮克濟也郡之士大夫及父老建公生祠於渠上來乞余言以爲記余曰天下之大猶人一身也爲治之道猶醫者之用藥也夫外有北 南倭之擾內有災沴饑饉之虞譬之人身內外交病非盧扁不能治劉公非今之盧扁耶不惟愈痿痺之疾抑且能扶期頤之壽郡之士民何幸而際斯耶然則公之澤遠矣繼此者尙無廢厥功哉

邑侯趙公遺愛碑記

亢思謙

夫國家之元氣在生民生民之休氣在守令故守令之選古今重焉余臨汾古稱政簡民淳若易易焉者迺今藩封之盤距監司之錯臨戍治之並居奸宄之窺覘皆令之所有事也則今之令茲邑者以理繁治劇厥亦艱矣迺嘉靖丙申我邑侯諱統以

制科來令於茲至則喟然歎曰茲邑也陶唐氏首善之地也一夫不獲唐風其衰矣厚其生明其倫安其居非予責乎於是取百度而新之邑賦稅故無成案惟取信於里書之私冊飛跪萬端侯爲之分土正名散帖於戶積弊一旦豁然矣邑之役舊僉諸丁侯乃僉諸戶且蠲其賦荒地免徵制也侯爲均之任土作賦視舊爲減復嚴惰農之禁立社倉之法使民有無相通自是流移之民復業者至千餘家已而作社學聯師儒正先師廟新兩廡廟門改明倫堂建尊經閣以至師生之舍處凡數百楹復簿正祭祀禮樂煥然暇則進諸生於堂爲之陳詩書課行業而忘倦邑治久且就傾圮率以爲傳舍莫之顧也侯捐俸鳩工新之邑多淫祠侯存其有功德於民者其不合祀典者撤之乃新

帝堯氏之陵焉侯嘗冬暮行見人醉挾重貲臥於野命吏移於密室且令人謹護之其人既寤仰天呼曰生我者侯也民有貧而鬻其子以償逋負者侯聞之側然以俸贖歸之有士人之子幼而孤者侯撫摩備至且晨夕親爲訓講焉初市苦官鬻侯雖毫釐之易悉平準故市之人唯恐侯之不鬻焉宗室戎長素稱梗化侯以禮自固凡彼之請記干饋一切絕之侯素性剛直竟不合於俗僅晉知蒲州侯既去耆民楊學等以一邑之思不能已也乃相率立石以紀之而徵言於謙謙惟君子之幼學也孰不被澤生民爲己任也及其仕也能不變塞者幾何況於既去之後能令人思之不忘者乎我侯在位則民懷去位則民思噫於此可以考君子之政矣可以觀陶唐氏之遺矣可以知理化

之易矣謙邑人也沐侯之化久矣敢再拜而爲之頌

### 開永豐渠記

王榮誥

永豐渠者乃新開大明村渠道以瀉通利渠之暴發滄沒大害也夫曲防病鄰伯者不爲載胥及溺仁者不忍乃者通利渠之下流逼近大明村一帶每遇雨霖暴流泛漲不惟禾稼之災抑亦民居之害灌浸蕩址沈竈產蛙民無所定村耆老鄧伯富數十輩習見我邑侯澤字邢夫子以名進士治邑五年於茲矣比歲禳蝗禱雨賑饑瘞骸興學育才恤孤理冤種種善政澤在口碑近復開澇河渠溉田數千畝成沃饒民登殷富以故相率投情乞開所洩水患渠誠謂夫澇河之開以興利而茲渠之開以除害也厥告牘行邑丞胡君勘焉胡君亦軫民瘼者听夕不憚臨汾縣志

### 卷五

藝文類上

七〇

煩勞察見其下衝之害不爽所告順所入水及出水處約三里遂開渠且也庶民子來亟爲輸力輸資不戒而成則是渠之開也固順民情而爲之者也工始於庚寅年九月落成於今年二月自時厥後居常則水流通利渠而下以溉田故者無失其故瀑漲則就此新渠而注之汾民無水患悉欣欣然安居樂業焉邢夫子汪濊之澤胡君蓋揚其波而行其流矣渠民輩相率來丐余記且名余故記歲月命名曰永豐渠名永豐者志邢夫子暨胡君之豐澤永永無斁云

### 修澇河渠記

明楊起元

臨汾縣治東北八里許有樊家河卽澇河也其發源自浮山之陽山勢聳峙厥名龍角迺其下則黑泉流涌灤洞蕩漾行數十



里而龍神會西金水注北三川攸同流斯爲澇所過東張翟底諸鎮民往往引其水用溉田疇之渠亡慮千百然莫足數也洎再折而至樊家莊則潁河之衆築堰壅導溉田可千餘頃蓋中蘆等九村咸得其饒而惟正之供始以水名矣歲久堰廢農工缺望一遇旱乾則汲井灌田漬爲斥鹵苗且槁而逋負靡所償河之爲利害也厥惟舊哉萬曆丙戌冬邢侯以名進士來君吾邑疇咨民瘼細大兼修湛恩汪濊淪洽於林林比比之衆四年所矣庚寅春大旱作苦侯痼瘵在念惓惓求所爲拯救之方已廉得樊家河水利狀則躬自相度銳意必興惟是愚者闇於成事而民情狃於目前且以一朝興大役動大衆故築舍之議紛焉盈庭侯乃輯父老謁河干徐諭之曰吾獨不恤而衆而竭而

力爲無用之溝洫哉第吾念之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寧天下事類如斯矣且而所輸力不能毫髮而所以益而田利而生業者固恢恢大也爰捐俸金發庾粟以田夫數萬衆累石爲堰以障河也鑿阜爲洞以注澇也浚地爲溝以達田也堰在洞之東高倍尋而廣以十軌長又倍之逮大閘四而壅水注之洞洞通溝順流而下因地形也出洞口鑿蓮池以瀦蓄水也洞之上起亭亭又上構樓營水勢驗禳祥也侯之制蓋其詳哉於斯時也侯以民之心爲心而抒猷念祛因仍籲衆感喜康共心煩於計劃舌勤於告誡躬逐於塵囂蓋溽暑所不避而朝夕不暇食焉故九村之民皆以侯之心爲心鳩材趨事踴躍爭先不幾月而大工以建大利以興迺題其堰曰千金洞曰流膏亭

曰觀瀾樓曰水雲各有取爾也事既竣九村父老濡侯之德而  
歆侯之賜將築宮肖形時禩而永瞻之則相率而謀於楊子楊  
子曰善哉爾民之請也夫觀河洛而思禹咏甘棠而思召此在  
異世之後尙然况今之身承而圖報也豈顧問哉然侯之澤詎  
獨此一河之治而民之戴侯詎獨爾九村之蚩蚩哉爾民之見  
也其亦未覩侯之大者矣夫侯博貫天人上下今古文追兩漢  
詩擬盛唐蓋世之所稱非常人也夫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故自下車以來含冰茹蘖  
礪志貞守則萊蕪之甑未爲寂矣布慈敷溫邇悅遠安則中牟  
之雉未爲馴矣明倫迪士易俗移風則蒲亭之鸞鳳未爲豈弟  
矣心和政平訟簡刑清則單父之琴聲未爲暇豫矣發摘如神  
臨汾縣志

吾九村千百頃之地皆沃野無凶年吾且深吾耕畢吾稅退而甘食吾土之有以盡吾齒吾昔也待命於天而今也待命於侯矣吾卽不遽築宮肖形時禩而永瞻之而代石樹碑以紀渠溝阡陌之廣狹暨河工落成之歲月亦豈時之所禁而拂侯之心語畢楊子悚容而歎曰於休哉是可以識治道觀民情矣夫導利以布下者上之所以好仁也銜恩而志感者下之所以好義也昔漢杜詩修召信臣之舊渠以溉民田百姓競歌之史氏亦侈譚之由斯以觀於侯信今日之召父杜母矣後之興治利民者其尙俾之無壞哉工始於春三月落成於夏五月其溝洫圖畝載在碑陰侯名雲路字士登號澤宇庚辰進士北畿之安肅人

平陽考場記

明王三才

嘗聞之利不百不議興害不百不議廢誠慎之也至於利害較然判若蒼素而數百年來仍爲缺典此非知不格力不贍也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存一苟安之心則玩愒支吾計日釋負徐聽其舉於後人而後者又然日復一日誰能爲國家計久遠哉則利安得盡興而詎能勝其害乎以小喻大槩可想見矣明興廣勵學宮試事歲舉歲必蓋廠蕭然煩費予初入晉計爲經始而時以大比刻期未遑也越歲再教平陽具問廠費太守進曰厥役歲興每費民間幾三百金借用物料不與焉久亦屬烏有不若創建之便余曰洵哉每歲費三百金則三歲幾千金矣諸物稱是費且不貲則困在民且蘆葦覆葺不蔽風

兩往往左執蓋而右操觚甚至不終局而改期者有之則困在  
士國家誠重賓興何靳此銖兩而重困士民爲亟議經理之而  
惴惴焉猶以煩費是懼數日太守以議報因倉地之曠以爲基  
移廢院之材以助植動歲考之餘銀以充工料蓋不煩改闢徵  
發而事在指掌間矣遂請於大中丞魏公直指使劉公二公可  
其請遂屬其役於縣選擇董理聚會鳩工以吉期告祭余復諭  
之曰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厚集者不永賴寧堅毋瑕寧費毋  
簡務鞏固而毋視目前不然昔虞建而後復虞圯昔以無廠病  
民而後復以廠累民利與害等耳爰是董飭加毖砌築綦堅不  
踰三月而後告成凡爲正堂五間前有軒旁爲席舍東西各十  
一間門皂房各三間又前爲儀門內有坊又前爲大門外有坊

後川堂五間上房七間東側廚房五間西側書房五間後旁書  
房三間約費金錢若干規模闊大而基孔固蓋屹然不朽之業  
焉嗟嗟是役也不費正供不勞民力衰餘以舉缺因廢以爲興  
而大役落成鴻休永籍居民無騷動之苦而諸生免風雨之虞  
去百害而就百利彰較明著夫以數百年之精神三十六屬之  
方物力豈不能辦此而何因循歲月迄今始定也一羽之不舉  
爲不用力焉非不能也不爲也不爲則折枝同於超海力爲則  
一簣可成邱山憂國奉公之心移於避嫌果敢奮發之氣耗於  
推托臨渴而思鑿井渴已而忘賢者不免諸務類然何獨一廠  
哉然則是舉也通於治矣故特記其事而附存其說太守黃君  
諱道亨關中人臨汾縣尹盧君諱養浩薊北人而董其役者經

歷王子大主簿沈天衢皆與有勞並得書

### 重建平陽試院記

清鄒士璉

余奉簡書視學三晉夙夜兢兢務拔眞才苞苴請託一槩屏絕郡縣之賢者亦咸思仰稱今上作人至意而平陽太守劉公爲之最平陽舊無試院歲於曠地蓋廠校士民苦其役士患風日雨雪不足蔽至明季始因廢倉故址剏試院士民交便之歲久傾圮繼以兵燹地震蕩然無存而廠役又興公以爲憂會公誕日三十四屬吏議畫屏爲壽公素廉戒無製固請之曰必欲壽我盍以此爲我建平陽試院乎僉奉教恐後余亦捐俸錢襄之刻期鳩工不數月而落成其屋爲堂爲寢爲軒爲廂爲書室爲號舍爲儀門爲坊爲門皂房爲庖溷所總若干皆堅固可數百

### 臨汾縣志

#### 卷五

藝文類上

七五

年由是得不以廠役苦民士子入試風日雨雪皆可無患也余觀前史良二千石事蹟多可喜者然亦各名一節公之遭際主知擢守平陽也當是邦洊罹災異之後急之則亂繩難理緩之則又不可以清談而臥治鮮不左支右吾跋前疐後公則于于焉起而整頓之朱南陽之強直自遂員半千之文雅粉澤馬援之遇長吏如兄弟高慎之遺子以清名爲基兼而有之故能感人之深百廢是舉而官不缺費民不言勞向聞公之兄爲學臣捐俸爲孤寒接納子弟員修文廟及先賢書院皆身先倡率江左至今稱焉余旣心儀久之公官太守職司牧民乃能恤軫士類建試院有兄之風余尤以爲難今上加意吏治守令必臨軒親試訓誥再三而始遣之爲吏者莫不感奮斤斤自好顧或砥

名節卻餽遺未必其以己所弗受者俾三十四屬之士均獲庇於廣廈也天下誠得如公者數十人散布大郡各率其屬以仰稱今上作人至意文治有不益臻於盛歟公名榮號青岑密州人其治平陽美績不可勝書余特書其有關於學政者如此以風後之良二千石

遊姑射山南北二仙洞記

張方杲

莊子所云藐姑射之山近在吾門闕間而曾未之遊也戊子三月望日積霖初歇桃花正吐家大人以良時勝地不可辜也攜余從參峪入騎登八九里曰白石坡亂石粉章矻矻馬蹄回視平野村落斷續隱隱樹間汾水一線斜帶城腰委折瀾漫中墅綠灘黃與煙霧相爲迷離黃大痴長林豐草募此意也更上四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七六

五里爲石梯焉下臨無底峭壁仄立僅可容足余舍騎而下捫藤緣柏須臾投坦途間家大人壯之山至此猶堂宇之有門也過此則峯迴磴轉叢倚糾合仰插千尋俯凭萬仞心驚目駭應接不暇矣俄而鐘聲鏗踏有廟翼然從覆岩下出卽蓮花洞也洞口傾塞黝黯踪跡杳然不知神人何處其中蓮花尙無恙乎循鳥道而上爲照天池亦有梵刹僧龕蓋南北洞之樞紐也池在山最高處一泓瑩然趾有石眼如井形人或以石搏之積久則水色紅縷竊歎高而不涸下而不溢造物之不可測也如此僧曰此與海通也余笑而頷之稍憩迺抵所謂南洞者南洞者仙人洞也窮險抉奧較北洞爲過之有兩洞眼俱深里許其入者咸伏身束臂出則泥土滿面家大人笑曰綽約之人恐不如

是及詢其洞內狀或曰行半里便偏窄不得入或曰漸深處風  
泠泠然森毛髮且不可以炬也余謂此皆耳食膜視者存其論  
可耳洞旁有碑光可鑑人按之唐物也字畫甚精歎數百年來  
無解愛者磨洗久之方從北洞矚此時近在眉睫呼應可通然  
以深谿界之必紆行十餘里然後達豈造物之美不欲遽呈故  
爲盤折引人入勝耶抑更有玉宇瓊宮依雲跨漢縹緲物外茲  
之所見者僅其皮相耶余自嬰疾以來不能跬百武今且數十  
倍之殊不甚憊何脆於奔塵而健於濟勝也已而浮雲淨盡斜  
陽照山坐怪石撫孤松指點峯巒想像冰雪拭妝樓之鏡影聽  
石枰之棋聲大人樂之悠然遐想有高世之思焉顧余而歎曰  
名利羈人可勝道哉吾弱冠神往今三十年矣始獲一遊終未

重建平水龍子祠記

鄒士璉

平水龍子祠重建落成其鄉先生謁余述其事求爲文以記之  
曰某年月平陽早太守劉公檄三十四屬防民饑修荒政既有  
次第或言平水神累著靈異禱雨倘可得公立起布衣草屨走  
赤日中三十里禱祠下甘雨立霑歲獲有年邦人頌公公曰予  
何力之有是神賜也邦人退而謀曰然則吾儕何以答神賜祠  
圯於地震盍新之請於公不聽曰禦災捍患神之分也壇壝祀  
神古之制也且百姓貧無餘力祠卽圯何新爲再請乃許之公  
又不欲獨煩百姓助以俸錢邦人益踴躍材不斂而足工不鳩  
而集敝者葺廢者構以及龍母雷電風雨之祠罔不輪焉奐焉

工既竣邦人曰向微太守之禱則神不雨今微學士之記則祠不榮敢介其請余唯唯復於鄉先生曰聖王制祭祀非有大功德於民不在祀典余聞平水有神浸涵灌溉之利施及無窮臨襄兩縣之民既已世食其德而天災間行神又能以其餘鼓雷霆致風雨起槁苗而潤嘉穀其有功德於民甚大祀以奉之圮則建之按之祀典甚合頃予以校士暇出堯都泛汾水望姑射之山因觀於龍子祠壁間古碑載神以嬰兒應劉淵募築城化蛇斷尾而泉流竊怪其事不經既出徘徊清音亭上憶元人毛麾作康澤王廟碑記追想昔時此地花光柳色畫船遊騎彷彿曲江者杳不可復覩以爲歎惜今余來遊去麾時又四百餘年滄桑幾易四海淺沙平麓斷岸絕澗不知其盛衰較昔何如獨臨汾縣志

龍祠尙巋然於山水清暉之際不與昔人之風流共盡而俱亡則又意神必有以自結於民而然者今觀於邦人之所以重建是祠也益信然則功德之及於民者顧可少耶夫民於神之功德思報之不忘如此其於太守之功德又當何如耶余既復於鄉先生卽錄其丐文之語而綴余言其後授邦人鑱諸石後人覽是記於鄉先生之述於余者可以思太守劉公之非徒聽於神於余之復於鄉先生者可以思神與人皆當有功德之及於民也

重修平水上官河記

樊錢倬

上官河泉出府西南三十里平山下漑臨襄二邑田數十萬餘畝其發源衍派通塞廢興之由前明太守王公溱判官呂公柁



所撰張長公行水記修平水泉官河記言之綦詳平陽水利之美於斯爲盛居是鄉者苟公而忘私同心協力修其殘缺疏其壅塞雖萬萬年恆享其利可也乃勤惰不齊疏導之功懈而沙積土壅又以塞其濬發之原舉昔時美肥之區等於石田良可慨也雍正四年春夏之交時雨少降余步禱於龍子祠見水道雖湮而渠形尙在詢之士人始知美利可復遂令畚插從事泉源滾滾應手而發觀者咤爲神助爰進庠生張射漢吳登泰孫翔等詔之曰聖天子在上動求民瘼無慮不周凡有益於生民者且不惜動帑以成厥事况天地有自然之利人力有可施之處竟聽其廢而不舉乎斯渠也若計畝役夫各宣乃力未免有互相推諉之弊而斯渠之復也難或卽面從而老弱充數亦不

免不均之弊而斯渠之復也又難蓋公舉數人總理之再舉數十人分理之按地畝之多寡爲錢值之數覓壯夫任其役則受若值必不敢怠若事而斯渠之復也易如反掌矣於是各河士庶無不踴躍各舉總理分理之人每畝捐金一分匝月間廢者復興新者復創且建石堰一道以遏山水之衝是歲竟獲豐收今年春總理分理之人以其效驗之捷也民力之溥也如上年定規協同本年渠長公覓壯夫疏其壅塞修其殘缺工旣竣公議以清明上水其河有上中河青城河準則口仍遵舊例引灌而上官河分首二三河遠地廣敢不遵舊例數日灌溉一溝未免不均今復議一十八時灌溉一溝週而復始衆謀僉同書其輪流經管之總理分理姓名簿來判於余以垂永遠於以見是

鄉人之果能公而忘私同心協力將見億萬年恆享其利矣余  
敍其始末未及勒石是歲三月十五日雷鳴雨降山水大發走  
石流沙洶湧異常自龍子祠至席坊諸泉源河渠衝壞數處於  
是席坊以北復無勺水之潤總理分理之人仍照前規疏泉淘  
河公修石槽澗黑龍堰各照水分而每畝出金二分較前所費  
更加倍焉然人心樂於赴功不旬日而壞者復修塞者復通上  
官河水滔滔然北流焉噫凡後之人享上官河水之利者可忘  
厥功哉是爲記

### 重建大中樓記

李復泌

昔者孔子成春秋譏雉門兩觀之作而刺御廩之不修蓋興廢  
之間政事之得失繫焉不可不慎也平陽稱股肱郡舊有鼓樓

### 臨汾縣志

#### 卷五

藝文類上

八〇

居郡之中其拔地千尋依雲逼日則冀州之雄鎮也河汾環繞  
條霍連抱則所謂表裏山河者也輪蹄輻輳林林總總則又巍  
然周道以示民極也豈直雉門兩觀之屬哉乃自地震告災檐  
牙傾壞者已十歷年所矣癸未至尊西巡駐蹕顧之蓋有惓惓  
於睿慮者會東武劉公膺帝簡來守是邦甫下車周視漂搖之  
狀慨然修復復念年來大有未書吾民方飲食之是憂而何以  
版築爲已而思昔之人以工食民吾將食民以工矣程工飭材  
經之營之逮亥春雨暘時若百穀用成商樂於市農忙於野而  
斯樓之役已畢宏敞壯麗視昔有加遠近來觀者不絕於途而  
余以晉乘之命載筆北來蓋常過而歎其完好將賦詩爲公頌  
之顧公欲然自下語余曰修廢舉墜守土者事也陰陽和風雨

調使民得有餘力以趨事則天地之德也若夫子來有歌敬守終事之義則又七十年來聖天子之政教有以感格其心而守土者特藉手以告成也其何功之與有余退而思之方其始遲回躊躇不敢遽以動衆及其終而復退然以敦讓善之道蓋其慎也如此雖然公之功不可忘也故爲之記

禁革陋規碑記

王師

聞之故老當明之季徭役繁急臨汾一邑在里有鋪陳修理諸陋規在坊有盃盞毡條青衣扛夫諸陋規里甲輪流供給名曰現年每一輪費多正供至數十百倍有緣以破家者嗟乎民力幾何堪此腴削耶欽惟我朝列聖相承胥天下水火而衽席之凡茲弊藪蕩除殆盡惟是時有緩急有司猝難措手之際諸吏

胥遂乘隙以進謂此事例取諸里此事例取諸坊有司聞其爲例也姑聽之迨事久弊覺急于禁革而民已不勝其害我皇上天縱聖明臨馭以來民間疾苦無微不照念守令爲親民之官諄復誥誥誠務期大法小廉俾窮簷赤子各得自有其力自有其財而心猶無已也太守樊公仰體皇上之心令公徐公復承太守之教以爲教同寅協恭勸農桑興學校而於一切陋規歲時稽察尤加意焉太守公澹泊寧靜出於性成而學復加優平日謂閭閻無一事可與吏胥交欲愛民必先於御史而嚴以臨之不如誠以感之惟令公與太守如一人數年來鋪陳修理馬夫盃盞毡條青衣扛夫諸名色應除者除之應歸公者歸之禁革淨盡與民更始吾民幾不知有向者現年之說如二公者真堪

爲法也已今茲二公俱列薦剡其福祿正未有艾而吾民之感戴寧復有艾耶爰謀勒石以頌功德予故直書所聞見以誌一時之盛且以用告將來也樊公諱錢倬字駿天己丑進士吳江人徐公諱三俊字逸菴大興人

平陽書院碑記

徐浩

平陽之有書院舊矣歲久廢不治弦誦歇絕士氣衰阻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冬十月余來守是邦驗其狀明年春乃進諸紳士而告以宜修復之故衆志歡悅醵金宣力計日歲事前大中丞亦旣勒石以紀矣丙戌之夏余量移太原諸紳士復以經費規畫久懼失攷宜書以示後且謂余故茲事之先河也相率走太原以請余歎然曰諸君子亦知士之有學猶工之有肆乎聚而

攻其業焉則勤惰工拙判矣聚而程其功焉則賞罰榮辱判矣勤惰工拙賞罰榮辱相列相形而相激苟非下愚不移之人未有不面熱汗下愧勵自奮者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今自太學而府而州而縣莫不有學亦莫不有師然求所謂聚而攻其業程其功者唯書院略與太學等以故歷代重之今者我皇上諭改書院山長之稱爲院長省會書院長更替大吏必以其名聞五載第其成效上之并飭大吏毋以居父母喪者爲之師區區書院一席上厯睿慮至於嚴重如此良以書院與國家之學校相表裏者也惟是書院之建置難建置而欲久遠則尤難何則天下書院之在省會者率多用國帑養士一切規爲式法著爲律令莫之敢廢又其力足以具書幣走數

千里延名人主講席淹通醇雅之士往往都出其中下之亦皆能掇取科第以去其列在郡縣者責在守土官官廉俸所入不足分潤少分以倡而邦之人無以應則鄙於力也朝至夕遷過若傳遽則促於時也有其力與時矣而或不樂事此此所以偶事興舉旋即寢罷教衰政隴而卒莫之省憂焉往余同年生前觀察冀寧莊公有信其先守河南時斥佛寺作學舍罰僧田爲膏火規度斯宏裕用不涸迄於今彬彬乎詩書禮樂之盛傑然與天下省會之書院相埒然則苟有如莊之樂事乎此而又能因其時用其力善始圖終必有無格之使不得行行之使勿克繼如前所云者亦在乎任其難者之無以難自疑畏焉可耳今茲書院亦既撤而新之矣然無閒田以輸歲租無公帑以給廩

餼將使司教者枵腹而談經負笈者裹糧而執業此必不可行之勢也爰復告於上官謀之紳士先後共輸白金六千兩而以典商任之歲取其息以供經費然後規模粗具久遠可期追維經始之年迄於落成之歲凡四易寒暑而後余修復之初志始克告成勞於茲土而余亦移守太原去矣嗚呼豈不難哉夫知其難而爲之始事者之責也知其難而護持之繼事者之責也後之君子誠能仰體聖天子崇重書院之盛心豫學校選造之地茂閭閻弦歌之俗將見進一簣爲九仞疏萬里於濫觴則余其椎輪爾嚆矢爾余其能無厚望與爰書以塞請者之意俾歸而刻諸石其捐金襄事之候補道樊君大勳刑部貴州司郎中劉君方烜候補中書科中書郭君善相候補翰林院待詔王君

孫武等例得附書庶後之人有可攷而知焉

臨汾修學記

洪世倌

臨汾學在郡城西偏創自洪武十一年代有廢興最後營葺者爲雍正八年迄今四十餘歲將就圯矣余自芮城移宰是邑前令黃君櫟田迂于郊首以重修爲言且諗有志未逮狀余履其地而慨然乃集諸紳士鳩工庀材俾復舊觀以癸巳春三月經始至仲秋而工訖竊考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朱氏曰對在左而言則在西可知至夏后氏養庶老于西序周人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氏皆以小學當之以其貢士由外服而升諸王朝貴取成德故在西者爲侯之大學以其養士由天下而收之國中積漸長養故在西者爲王之小學上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八四

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於此可以觀矣然說經者猶以王子八歲遽入郊學太遠而不情又或疑易大初篇有天子且晝莫夜分入四學之文恐一日不能遍周意其地必相近而不在郊故有謂一區之地大學居中四學環之隨方位而異名者然則循諸侯大學之制酌序郊之間以在西爲準臨之學其猶先生遺意乎臨爲平陽首縣實古堯都堯典不及建學然均載虞書先儒又有二篇合爲一之說生堯之地用虞之庠於義爲治旣作泮宮小大從公風氣蒸蒸日上必有應運而興追蹤前哲者司徒之論司馬之升將以是學爲之階也贊襄厥事者教諭王君宸訓導韓君垣縣尉吳君均鄉紳王季光樊基張浩三人董率尤力例得並書捐資姓名附碑陰

重修高河橋記

洪世佺

高河在城北七里許舊有石梁歲久漸圯國子生趙連璧傾橐重修缺者斲之殘者補之中爲馳道旁爲扶欄土工石工釐然執役隻手課其成又植柳於涯以防水齧余聞而異焉問其產不逾中人耳俯拾仰給如恐不及顧能不勾募里巷成此義舉昔太史公謂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之顧其所述如蜀卓氏程氏宛孔氏之屬富比封君卒未聞有好行其德如生所爲者然則山固不在高水亦不在深哉道路津梁王政之大者也爲之文以志之用勸來者且旌善人

大觀堂記

荆川唐順之

西磬公旣歸於家築大觀堂以寓志也余嘗獲公之爲人進無臨汾縣志卷五藝文類上八五驚於寵辱退無詘於隕穫躬盛德之容而謙謙若不足甘委順之節而坦坦若有餘其幾乎古之與天游者與竊意公之所爲大觀者蓋公之得乎心而寄之堂者嗟乎嗜欲有蔽於中則凡物皆得以匿其外雖與之遊乎瀛海之表騁乎泱泱憑虛之域亦眇然無觀也大觀者通宇宙爲觀者也以爲公之獨能得其大觀蓋不蔽於欲而物不能匿者也

尙友山堂記

宏治壬康海  
戊狀元

西磬子構堂於先大夫之瑩左以自居題曰尙友山堂以書抵其友澣西子曰願子之有以志吾堂也澣西子方極思於萬物之表以求其志乃不能重遠西磬子之請於是爲記曰昔者子爲兒時侍先君子宦遊平陽蓋數過汾西游覽云汾西有劉村

林木翳翳干動霄漢而山勢迤邐環向於村蓋奧區沃壤也其居多名家大族當時蓋以爲不直爾耳必有名士大夫生於其間以昭明先王之道者予歸十有二年爲宏治壬戌乃西磐子與海同舉進士觀其人聽其言論文而映莊而泰有君子之道焉於是常自歎息以爲山川之氣其靈異於人固如是且又以追思予言之能中也又二十三年爲嘉靖甲申西磐子以都御史巡撫寧夏爲關西中鎮當正統時反亂弗馴號爲難治西磐子至則申號令慎攻守汰剝削立約束遠近之人歡呼樂從於是漸若宏治成化之舊父老垂涕相語以爲復覩漢官威儀是西磐子有生之初籍靈憑秀亦已奇矣何其功勳之盛如彼也孔子曰仁者樂山是西磐子樂不忘其初達不渝其志顧孳孳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八六

於山堂是思凡以樂乎是而已夫平陽古晉陽堯舜禹之故都而臯夔稷契所產之地也西磐子際聖主陟顯位將以大行其道於天下其意若曰不以臯夔稷契所以事堯舜者事吾君是不敬吾君也是則其所以尙友也孔子又曰仁者壽予又將觀西磐子以仁壽乎天下國家也於乎懋哉予茲以望西磐子因遂書之以爲堂記

山雲亭記

南京吏部侍郎 崔銑

西磐公往者退耕於汾水之曲結廬於晉山之麓通晝夜之運察陰陽之代驗物生之消長考人事之升降慨然曰古不云乎逝者如斯夫然而有不常然而然有易而不可易徵其顯者山之峙也其常然而不易者乎吾以觀其靜雲之布也其易而不



常然者乎吾以觀其變靜者主之變者賓之靜而生變變而求定相取相反之幾曷有窮焉夫山者閱古今雲者散須臾吾得立身涉世之要矣公再召爲少司馬過予而告之予答曰陰陽一氣也其爲靜爲變一括也氣動而明斯曰陽氣縮而幽斯曰陰山曰靜然草木生之寶玉孕之非變乎雲曰變然瑞而爲卿庇而爲密亦靜矣是故無變亦無靜有靜必有變夫人興而作作而倦則思寐寐而夢夢而厭則思興而以定局固準往齊天下之故則膠膠泥泥而販夫勢相因而趨時逐逐而化人有過則悔悔改而吉有善則吝吝驕而凶凶而又悔斯吉復生以是而鑒政之成替國之存亡可坐而得矣易之不有其身與不見其人者以山象之嗟乎虛名亡帶糝事不實誕害莫徵靡詞莫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八七

憑故曰於我如浮雲西磐謝曰言則美矣請歸而揭之亭

曹以成碑

安邑宋在詩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臨晉王子山閉門著述不妄與人交而每念其故友曹君不忘則曹君之爲人可知曹君歿無後子山爲表其墓屬余言余不獲辭表曰曹君諱以成字四如臨汾人遊長安遇猗氏岐盤石各言生平交因知子山時子山僑居鄧曹君不遠千里訪之一見如故同讀者數歲曹君歸久不通問子山乃詣臨汾不幸以成故人子山哭奠思爲立碑茲偕盤石始克竣事去曹君歿時已四十餘年矣嗟乎曹君乃能使人久而不忘子山二人乃能不忘數十年已故之友蓋皆余所僅見也夫

遊金龍池記

邑訓導 王錫綸 忻州人

友人王薇階解元有夏日遊龍子祠詩余讀而好之此甲午余寓晉陽時事也越二十八年爲咸豐辛酉余始至平因有擬遊龍子祠補和王薇階韻之作蓋欲遊而未果云次年四月門生有居山下者邀余往從郡城出西南行三十里祠在平山下水從山足出初散漫出山濶成巨沼灌臨襄兩邑田數十里有蓮藕魚稻之勝時春盡夏初蓮稻尙未長齊而青翠可愛樹木蔭翳有余鄉所未見者居人門巷水道相通潺潺然平府節候較吾鄉頗早而是日甚寒山翠沁人架橋水上兩水十字橫流與吾鄉白石村渠水流橋上車行橋下者同其巧製水不及晉祠之巨龍子祠布置樓閣金碧燦爛不及晉祠遠甚然在此亦奇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八八

卽榘兒乎蓋歷來相傳如是云余曰唯唯否否語出前賢豈謂無本然實不審之言也按平陽土厚水深城非難築固不勞榘兒之應募劉石威虐每一興工動役民夫數十萬同時尙有蒸土爲城錐入一寸卽殺其人者元海卽號馴善亦不必難一令而從之此水固是自有天地卽有之水山經云平山之下平水出焉固不俟蛇之而龍之也特後人好怪創爲此說以誇神異耳但事頗新奇存之以爲詩賦中物料亦無不可若謂事果屬實必不然也土人果知有霸劉當日乎則有逍遙園李中堂納賢園愧賢堂諸典故在若山水之神自應以山水名之奚取此怪之之說以眩惑婦人小子乎哉客曰善遂走筆而記之

堯陵殿宇碑記

邑侯李早榮舉人

尙論古帝者多稱堯舜而平陽乃陶唐故都臨汾爲伊祁舊里其時巡之舉二典弗傳是 帝陵之在此冀方也明矣余自承

乏茲土謹稽縣志城東七十里郭行北喬二里間俗謂之神林又謂之神臨陵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已言之鑿鑿矣烏得以其祀在東平也而疑之故清明佳節二里聯香火盛會以伸拜掃之情九月上旬主斯地者駿奔而對越之春秋二祭沿而不廢不知幾百年於茲矣况我聖天子龍飛在御壽考維寧通神明而光四海其於祀典之大或三年一舉五年一舉者咸切水源木本之思焉乾隆五十年春三月余緣公出途經 帝陵登堂展拜畢見其山環水繞洵爲名勝之區第世遠年湮風雨飄搖僅存正殿三楹及東

西兩廂大門數間而已且此僅存者亦皆殘缺剝落不可收拾顧瞻之下心實懼之謂非有民社者之咎乎爰集衿士張槐青劉育楫而言曰帝德同天萬古常昭睹斯寢地卽未至麥秀之堪傷亦幾同邱墟之荒涼二里人環居此土其堪此景况耶尙其敝者葺之缺者補之勿墜聖蹟伊同唯唯謀及二里五鄉之老轉相告語翕然同志至修築之貲按地丁錢糧均攤遂筮吉三月初旬庀材鳩工建陵前獻殿三間左右配殿六間東西廂房六間牌坊一座舞亭三間兩廊廊房一十六間又碑亭三間左右耳房六間爲有司齋宿之所至十月間余親往責成見前後左右翼翼嚴嚴有已就者有方構者不禁快其規模之宏整轉憂其功用之浩繁也復進里人而勸之以爲帝之巍巍蕩蕩

雖不藉此爲重而崇德報功俾古聖之遺蹟昭人耳目誠義舉也嗟爾蒸黎可嘉者此也獨勞者亦此也爾之僻處山陬土瘠民貧凡遇軍需差役拮据艱難吾所稔知今而後吾其爲若免之此日觀成惟爾里之是望卽他年修葺亦惟爾里人是責余自是將有象州之行復殷殷焉以此物此志托於接任之祁公蓋斯役也余嘗請之保君太守而後興云且詢其成與費於督工者僉對以三載可成金約費六千兩有奇余於是忻其土風之醇民俗之厚更以歎放勳之流澤孔長也是爲記

重修帝堯陵殿廷碑記

邑侯王簡進士

平陽城東七十里有帝堯陵焉維帝聖神文武運啓中天澤流萬世觀陵而思則天之德遇節而伸報德之誠民之心卽天心

也郭行北喬二里之民之心卽一邑之民之心亦天下生民所共感慕惇誠之心也或曰東平亦有帝堯陵至今載之祀典夫舜紀陟方而蒼梧尙爲無稽帝堯無巡幸東平之典都於斯葬於斯輿圖旣合生堯之士爲堯之民永世崇堯之祀於理爲近考縣志明初訪歷代帝王陵是時臨汾尙屬元而山東東平州先以堯陵聞斯陵之爲眞堯陵又昭昭矣陵隸郭行北喬二里之墟二里黎庶累代尸俎祝之封壤護之近復繚以垣壁創建享殿坊楔舞亭齋舍庖湏交輝於柏青雲白之間余蒞斯土虔步瞻仰喜其俗之厚而風之醇不以土瘠民貧而少惜餘力也豈非仰體聖天子上法堯舜之至德而成斯舉歟猗歟休哉二里之唯爲陵事單出里如郊特牲所云唯社邱乘供粢盛者所

以美報也六十四里兩坊之不供粢盛而出邱乘亦如不出邱乘而供粢盛以美報矣推之一人之心而合推之萬人之心而合推之一世之心而合推之億萬世之心而合故曰天也二里因奉陵祀向不出車馬雜差若而年邇來他里或有莠言二里紳士籲陳向例據情上達撫軍覆問道憲按臨皆曰大典攸關仍照舊章優免各差衆父老請勒貞珉以垂永久余爲道其報本返始之誠如此故曰人心卽天心也他日采風者其將上溯巍巍蕩蕩之功德下鑿洞洞屬屬之微誠以教民美報者敬獻諸

重修文廟碑記

王治成

邑之文廟自前明洪武十一年創建迄於國朝重修者屢矣詳

載縣志無庸贅及最後於嘉慶戊寅歲捐修至今四十餘年風剝雨蝕漸就傾圮而大成殿東西兩廡穿漏尤甚餘且有坍塌無存者咸豐十年秋余來宰是邑謁廟禮神瞻拜之下不禁愴然有動於中卽思重新修葺時太守王靜盦公倡修府文廟城隍廟工程浩大分派各州縣捐募未遑也同治二年冬儒學教諭方君明謨訓道王君錫綸會同邑紳士及本學廩生等來商余聞之旣喜興修之願可償轉慮工費之繁莫給當兵燹後民力拮据大工迭起捐募爲難而諸紳士尙踴躍從事多方募緣稟請李榕峯太守親詣文廟勘驗諏吉興工經始於三年春杪先築圍牆遂修大成殿次修兩廡繼又分戟門以南至照壁牌樓爲一工龍門以北由明倫堂東西齋至崇聖祠爲一工外此

名宦鄉賢忠義節孝祠並魁樓泮池等處俱分工接修一切棟楹榱桷蓋瓦級磚以及丹雘墁朽之飾靡不完整巍然煥然氣象一新又補造錫器八十六件帛匣十副紗燈十四對總計費錢三千貫有奇所以曠日持久者由零星捐貲陸續來繳不足則益以諸生樂輸各款學租所餘迨五年秋工始告竣董工紳士請記於余余考自唐以來由都會以至州縣莫不有學凡學莫不有

先聖之廟與先賢之祠春秋二祭典至鉅禮至隆也誠以聖賢者正綱常持名教皆本諸性命而達諸躬行其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亘萬古而不易使學者狃於時尚專事虛文學聖賢之學而不志聖賢之志竊恐爲聖賢所不齒也茲與諸生約聖

廟既修矣賢祠畢舉矣由是路出入是門者既皆學聖賢之學必皆志聖賢之志凡言與行無時不以聖賢相期許將見繼往開來出可爲國家柱石處亦可爲後學典型是則余與方王二公之所厚望也夫

平陽書院碑記

巡撫 和其衷

癸未夏余奉命自西域入玉門關巡撫山西時大功底定王師凱旋既久新疆二萬餘里各部酋長服德畏神莫不馳驅跋涉載歷寒暑以近天子之光雖禮樂詩書休風有自而浸浸向化已有通言語而同嗜好之意自古以來東西南朔文教誕敷未有若此之盛者况晉之密邇王畿沐恩澤歌勤苦百有餘年余入境抵平陽平陽氣溫土沃素稱蕃庶而其民勤儉質樸先儒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九二

謂有陶唐氏之遺信然夫勤儉之民易於爲善質樸之民性自近古忘其侈靡而習於孝弟充之學問文章豈非上躋三代士哉雖然百年之計在於樹人不扶而直端非無藉先王之教士也四術四教必有其地始於黨庠終於靈臺辟雍而鹿洞鵝湖以經義治事相爲表裏會城有晉陽書院諸生以時肄業其中余臨視之後聘名師主講席敬業樂羣彬彬盛矣吾不敢必吾羣邑中有教養斯民之責者盡與我有同心否而竊有望焉平陽郡守徐君鷺峯以名進士歷陝甘牧令當戎馬倥傯之際出入行間運籌擘畫動中機宜予在新疆開都河東西兩與之遇亦曾借箸而籌及善後事大定奉召入覲改授平陽郡守先余至晉者數月因公接見其道生平更端起告曰晉陽節麾之下

固三晉首善之區中丞雅化作人經營盡美浩不揣固陋率臨汾令朱端揆敢因郡城舊有正誼書院而更肯講堂增學舍延名宿選生徒束脩膏火爲籌備者可以久而不匱請更名爲平陽書院而爲之記俾十二邑皆奮而興焉中丞之率育奚翅河汾講學之功哉余笑而諾之嗟嗟盱衡往昔俯察今茲三晉雖在重山複水之中而名山大川出雲降雨才人傑士文名高一世勲業震當時炳炳烺烺昭于史冊百世之下聞風興起豈有旣哉予故爲是記以望後之學者

重修平陽府大雲寺碑文

王 星 衛濟世

蓋聞青牛西去演道德於龍垣白馬東來廣慈悲於鶴苑法雲普護大千歸畢鉢之林慧日垂光率土化菴羅之域大雲寺者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九四

浮圖六級肇自貞觀法相三乘昭於平郡朱軒紺宇神珠寶印之宮香象法螺璇刹銀繩之地四天門啓聿瞻切利諸天三寶殿開爰叩菩提至寶辟支示無生之教舍利留不滅之形標出雲長地湧大雄面目樓觀日近天開衆覺心胸東控神臯連虎嶺西延姑射水繞龍湫其東北則雷霍爲屏浮青入檻其西南則河汾如帶汎景憑軒境接市廛鐘清而煩囂頓息門臨道路鐸振而熱惱都捐閱人世之滄桑代凡幾易經天造於塵劫運復重開我國家應運龍興此邦之居民向善彼仁王流光象教斯寺之檀越聿新乃無何香火百年復遘焚宮之厄雲漿千滴莫救淨域之災傾寶塔於羶羊焚金龕於嘻鳥豈道高魔盛不懺於梁皇抑僧孽塵汗見棄於天帝吳道子之水陸灰燼無存



王西樵之歌吟篇章僅在散花之地幾同銅狄悲涼祇樹之園  
忍見金仙暴露所幸黔南碩彥名高叱馭之班江左華宗本是  
登瀛之客一麾出守上黨久著循聲十載來臨平水深叨涯澤  
師稱慈惠民興來暮之歌佛作善良歲有降康之瑞三年課最  
撫字心勞百廢具興勤宣力竭信則豚魚並格誠且金石能開  
一闢善門黃金布地四通義路白玉連階重葺鱣堂廣廈千間  
頓起大修雉堞麗譙百堵皆興水利關萬民之天石梁鼉巨典  
禮重百神之祀畫棟翬飛凡不捨之檀一時共萃皆無量之化  
萬善同歸者矣今者玉梁自下宜鑄淨果於許詢銀殿飛來永  
託勝因於荀勗種福田於金穴固應食報將來培嘉樹於珠宮  
更當流芳奕禩嗟乎作善降之百祥是有望於來者爲山成乎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九五

一簣幸無愧於前人

新修平陽府城隍廟記

知府

王

溥

城

同治癸酉季秋有平河薦紳長老書來告予者其言曰吾郡自  
咸豐癸丑猝罹寇難隍廟尤燬不復存歲時報享至假佛寺然  
後成禮神其抱恫久矣幸公臨蒞茲土實始荒度經營越今十  
有一年始克僦工其久且難如此不及時爲述恐無以昭示來  
茲爲急公勸余惟聖王之制祭祀有功德則祀之城隍以孚佑  
下民爲功厥職實與守土埒治幽理明其義一也憶自咸豐乙  
卯出守茲郡是時距寇躡未遠撫卹凋瘵汲汲懼弗遑顧念神  
所憑依猶人需闔廬以避燥涇寒暑成民而亟致力於神是之  
不務而又焉從事乃謀因其舊址會郡學方成廟工踵興將事

者咸睢盱奔走板築肇敏馨鼓弗勝規模之增旣廓輪奐之觀  
斯備惜貲不獲繼所謂噦噦其冥及廊房之翼衛樓廳之時錯  
左右神祠之分列垣墉暨茨之旁繚猶缺然未備於是倡措工  
貲且商諸同屬各寅好釀金爲助數以適符而廟貌爲之一煥  
神其庶克用享丕裕我郡民農勤其業士修其學陰陽和風雨  
時聿以迓隴庥而消災沴胥於是乎在是役也經始於咸豐庚  
申落成於同治癸酉中間會余移官未遑綜理實賴嗣守恩公  
澍田踵加董勸要終事焉董其成者則郡紳兆熊張公繩祖李  
公天鑄郭公冠白李公書升王公承堃李公立言蔣公等協心  
同力以慎以勤作廟翼翼之美用大有光於郡治旣訖工衆以  
歲事終始惟余能道之詳其請爲述宜也爰是謹誌其本末俾  
揭於碑以告來者則斯舉之不朽云

### 祭田記

夫祭必以田古禮也語云士有田則祭又云不耕者祭無盛則  
田也者桑盛之所自出子孫之所致享於祖考者此也使有孝  
子慈孫耶則凡追養於先世者靡不旣厥心不則以祭祀爲彌  
文時焉未必薦薦焉未必誠者多矣抑孰知今日之祖考昔日  
之子孫也今日之子孫後日之祖考也反是思之則廢時不祭  
不幾于自失矣乎余用是惻然思祖宗思及後人乃割田計十  
二畝以爲祭田以供祀事然又聞之有司俾後世不得典鬻仍  
命宗子督其事此度吾事力之可爲者爲之耳在我後之人有  
能篤宗盟隆先業大斲資於後如范文正之義田陳德齋之義

莊劉允迪之義學使後世之聞者莫不嘉賞則又祖宗之望於子孫子孫之所以報祖考者厚矣

癸丑兵燹記

寶文藻

咸豐三年癸丑六月十八日粵西賊渡河破溫縣進圍懷慶月餘城未下遂由封門口小路竄山西陷垣曲八月初平陽戒嚴烏總鎮奉調防太行盡兵以行郡城無羨卒何太守謀防禦壘石障堞間置灰礮萬餘城南舊有傳舍三太守慮爲賊衆所據也預焚之乃遣札參將守南門顏通判守北門府學訓導王書院山長多共守西門又以東關爲商賈所叢集賊來必盤踞於此較三門尤爲喫緊特令各武弁守之適稷山城守陳奎以事至郡太守諭令共守東門奎固忠義士慨然不辭是時搜索各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九七

營老兵弱才五十餘人太守飛檄請烏總鎮問道回郡一面糾集商民激以大義使登陴爲固守計而已與邑宰周單騎戎裝部勒諸商民日夜巡城以待援師當是時烏總鎮若以馬步軍星夜馳歸郡城猶可保也初三日曲沃失守丁邑宰死之賊張甚乘勝趨平陽初十日黎明堯廟火起辰刻薄南門太守督商民矢石並下札參戎親然大炮炮炸傷右手斃賊二百餘人賊少卻緣城隍而東奪東關從小南門入至城下太守與邑宰趨東門禦之賊以木器填城壕攻益力商民心悸又不習烏銃太守脫手鉏激賞之擊斃數人賊怒架火炮於關之財神樓向城上轟擊商民驚散太守不能止門樞燼已刻城陷太守下扎嚮拜曰臣力竭矣死其分也遂遇害其眷屬並幕友楊某等殉難

者三十餘人陳奎巷戰死之周邑宰以勢不可爲自縊山長多  
訓導王通判顏參將札皆不屈相繼死而諸生趙璧等與婦女  
之不爲賊污者赴井投繯尤難悉數逾時賊衆焚武廟大肆殺  
掠以商民守城故仇商民延燒街市頃刻之間悉爲灰燼十二  
日榆林總兵郝光甲率兵二百餘人援平陽聞賊將拔營出北  
門先伏兵於高河橋時秋禾如雲高糧夾道郝軍銜枚潛路側  
日晡時賊知官兵在東南不爲備先鋒長驅逾高河郝兵納喊  
以烏銃橫擊之賊亂抬炮者多係郡人倒轟之賊大潰殲一渠  
魁首尾不相援郝軍乘夜踞高河橋壓賊而陣炮火如流星斃  
賊萬餘所擄郡人多逸去漏約三下賊復回城益怒屠郡城商  
民死者相枕籍十四日味爽賊約郝軍於北關夜戰郝以兵單

謁勝營益兵勝帥給兵數百人令郝先迎賊自以大兵繼之是  
夜賊於北門張燈擊鼓僞爲將戰勢郝整軍待戰賊潛開東門  
夜遁而東十五日郝偵知賊所向追至曲亭鎮不及郝軍乏食  
而賊之趨洪洞者復折而南抄郝之後宵遁者倒戈踞郝前郝  
是時被圍數重雖奮臂急呼而衆寡不敵遂大敗郝跨馬執長  
矛重四十觔所向披靡突圍而出收合餘燼僅得十數人賊衆  
復合由東陽關去初賊之未至也正月二十一日晚天昏暗咫尺  
不辨人寅初天色殷紅雨赤土二三分有血癍痕如錢辰刻  
日色始如常秋季彗星見西北亘數丈貫斗而東至此始驗賊  
退襄邑劉明府來郡城殮何太守屍分別其眷屬幕友瘞之並  
詳詢郡人瘞山長多公諸屍次日掘叢塚以葦蓆瘞商民與殉

難之無主者事聞奉旨爲太守建昭忠祠以殉難諸人配之

丁卯兵燹記

竇文翔

同治六年十月擒匪張總愚綽號小閻王聚衆十餘萬據陝之宜川延川屢犯河口我軍沿河守禦布置完密適朔風大起河冰驟結賊連日搶渡官軍悉力奮擊遂僞遁突於二十二日晚踏冰竊渡官軍大潰時澤州參將谷景昌太原外委谷杏林叔姪同戰死都司張得豹赴河死茅津把總米福貴平陽把總吳炳辰俱力盡殉難總鎮陳必友退守平陽賊遂轟然長驅自龍王廸掠吉州鄉寧太平等處三十日駐襄陵南鄉勢甚張擬取道河西直抵臨邑適金殿鎮義紳賀少狄倡率民團斷橋扼險決渠灌路是晚賊果至村民喊拒聲連十數里賊驚竄卽從襄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九九

邑大陳趙曲兩村分渡邊馬兜團如左右翼太守龔幼安邑令黃琴川招集商民嬰城固守賊就村爲壘自南迄北袤延數十里晝則肆掠夜則縱火百姓紛紛逃匿苦不堪言十二月初三日賊北至趙城界武舉某率民團截擊賊敗南奔仍驅逐之民稍安初八日有衆二百餘裹頭跣足自西北岔口村而上行踪倉皇搶劫如故其亦賊之餘黨歟

按癸丑之變關城多被殺虜而村堡倖免迨丁卯人鑒前轍城居者且避山莊詎意流寇之亂專事搶掠致閭閻積儲蕩然俱盡一似有數焉以限之噫三晉之雄素推白馬而廿年之內兩劫紅羊惜哉

臨汾救荒記

蔣濂

光緒丁丑各省災異迭出余時需次并門卽邸鈔所見者奧閩大水江浙風楚蝗自秦豫以至晉皆大旱而晉之災爲甚除上黨一路稍有收成外報災者八十餘州縣而平陽爲尤甚臨汾爲平陽附郭自咸豐癸丑同治丁卯兩遭兵燹民間已形凋敝故此次旱災較他處尤甚之者冬初余奉檄攝篆斯邑甫下車卽以捐賑爲急務時前令許君已設立籌濟局紳商勸事者十有八人接見後檢閱諸簿捐項已有成數食賑貧民約三萬有奇越數日聞賑歸來者益衆因分別極次亟登賑簿統計正續六萬七千七百六十一口而在學之寒生八百九十一名與營兵之借倉領賑者三千人猶不與焉惟是嗷嗷待哺徧給爲難復於舊捐外晝夜敦勸共得銀四萬一千二百餘零籌濟總局

在府城隍廟設立城關及附近村莊皆便之又四鄉適中之地分設七局散給之法先給執照大口全分小口減半至日令該村公保正率領貧民執票親領余不時輕騎簡從到廠督放復張榜以杜侵吞之弊時方籌辦賑務听夕不遑而乘饑搶劫之風旋又紛起其見於報案者或三五人或十數人甚至聚衆百餘人者乃請員幫辦率役查拿除陸續捕獲稟明正法外其登時格殺管押餓斃者尤指不勝屈當是時民困日甚雞犬牛馬之屬殺食殆盡汾干掘蒲根者肩挑車載日以千計

十文而四境榆皮復被剝削

榆皮而斤賣至四十餘文

更有剝木屑和乾泥而

蒲根而斤賣至錢六

食者本欲求生而適以速之死吁慘矣至於殺食人肉之案尤爲奇見剝聞雖屢置之法而時窮勢迫愈出愈奇甚至骨肉相

殘愍不畏死謂非數百年來未有之奇災乎古人云刑亂國用重典余遇此等案件非不盡法懲治而竟走死地如鴛殺者自殺犯者自犯一似俱懷無生之心者豈規數使然耶抑人力未盡耶况爾時凡食過人肉與搶劫各犯到案鵠面鳩形審視並無人色尤足詫異云夫自三年冬平陽武廟設轉運局車馬駝馱源源而來又運城已設平糶局世事似有轉機而四年二三月間仍未得兩麵斤長至一百八十文矣斗米更長至四千八百文矣每兩銀易制錢千文較余初蒞任時糧價反增三倍民生至此夫復何堪孰意天心猶未悔禍屍氣之薰蒸化爲沴戾貧者既死於歲富者復死於疫茫茫大禳民幾何其有子遺也尤可憫者城關倒斃之屍每日不下數十百人乃於西門外各

置義田分塚掩埋立碣表誌俾官斯土者知災禳之重補救之難如此不可不預爲積儲計也若夫民間什物了不值錢但有主顧還價卽售以故古今名人書畫及鐘鼎尊彝之屬蕩然一空致有平陽寶盡之謠良可慨已至於房屋地畝其值尤賤有大房三間賣錢一百八十文者有易二三餅者有土地一畝賣錢一二百者統計合縣拆燒民房不下十之五六而城關之拆賣廟宇猶復不少蓋合縣惟西南一隅水田居十之三餘則每至一村敗礎殘磚橫溢道路五六百戶之莊只剩三四十家一二百戶之莊只剩十數家外若西山一帶居民本屬寥寥乃連閱數村竟絕人煙其景象豈堪復觀耶夫以曾爵憲軫念民艱請帑籌款卽臨汾一縣撥銀七千撥糧萬有三千二百七十餘

石爲數甚鉅而民之死亡且相繼也天變之大誠可畏哉時有英人李修善等釀金來賑共放銀五萬兩有奇五年四月間山左商河令孫君頌清令其幕友沈君潛放三千餘金至八月江浙紳士嚴作霖等又放銀萬餘兩並久停之柩掩之談及善後各舉當急尤多四年冬余亦曾募化千金製造棉衣二千餘件隨人查放至狼藉骸骨並邀紳董分路掩埋兩月之久始覺漸盡昔呂新吾先生云世每言無好人此三字最足痛恨何因己之刻薄慳忍而反抹殺天下人今觀諸君子好義樂施卽仿諸古之許容蘇仲竭產賑貧捐膏腴以活民者何多讓焉初余之宰斯邑也民間相傳鼠徙他處五年夏紛至沓來生息愈蕃耗粟米嚙衣物白晝略不避人而田間別有一種出目短脰尾脩

黃色千百爲羣夜食數十畝不等欲覓善捕之貓已爲向時饑民所食卽間有遺留率秘如珍寶猶不可多得兼之豺狼爲患動輒傷人乃出示懸賞令獵戶捕之蓋荒歉之餘氛猶未盡消也計自去冬以至春夏訖未得雨余步禱於姑射仙洞歸而設壇忽有童子自稱貴州遵義人得祈雨秘傳七日內保得甘霖試之果驗四野沾濡始足播種然此時野曠人稀荒蕪之田十居三四雖屢蒙上憲奏請皇恩疊沛散籽種發牛馬而民間猶多無力耕種者近又刊發冊式清查荒地已查出老荒新荒一萬四千數百餘畝其事已漸就緒而余適奉檄飭赴左雲未觀其成殊爲歉仄惟願繼斯邑者仰體聖天子軫恤之心與上憲慈詳之意善爲經畫是則余之所深盼也夫



重建南禪寺記

宮懋言

府治南門之左爲崇寧坊有南禪古寺與試院相犄角每逢學使按臨士子雲集其所是一郡之觀瞻人文之靈秀實係屬焉舊志不詳其創建何代開山何人但跡其基址之廣闊形勢之曠渺則當年之金碧輝煌香火稠疊極一時之盛可揣而知至康熙乙亥坤維震動凡官舍民居率多倒塌而南禪之勝亦遭浩劫從此莊嚴梵宇僅存瓦礫矣己丑歲有僧普祥自趙城雲遊至此慨然發願以復興爲己任遂結茅築土募化焚修艱苦備歷因而感動人心隨緣樂輸共襄勝果於甲午歲重建前後大殿塑造金身繼而葺其山門以及香積禪房次第興工煥然生色當普祥經始之初余方承乏臨邑見其工程浩大常住荒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〇三

涼恆慮落成之無日迄於今歷十數年余僉判平陽而寺工告竣雖十方善信相與有成而普祥之精心勵行爲佛門領袖良足裒也後之住持當念普祥繼起之難以承厥志不獨佛光普照奎耀增輝將見地靈益鍾人傑未始非治化之一助也是爲記

臨汾縣重修昭遠祠記

谷巨山

湖南耒陽

維不張則國亡故節義不可一日絕於天下當是時臨汾規復清平陽知府何公之祀君子嘉之公奉天金州廳人諱維墀以舉人起家由禮部員外郎守江西贛州府道光三十年守平陽咸豐三年粵賊竄晉陷垣曲曲沃薄郡城公奉檄赴澤州糧台聞警歸郡兵盡他調惟空城公出私財募義勇備守禦賊蟻附

上卻殺之二百餘人賊退復集以礮轟城陷之公率衆巷戰力竭死時八月初十日也同死者知縣周春陽同知郭陞阿通判顏瑩組參將扎克當阿書院主講多隆阿訓導王萬昌稷山外委陳奎以外官民之與難者尙六百五十人嗚呼烈矣舊祀公昭忠祠以同殉諸人配民國紀元郡治併縣祠廢不修八年知事鄭君裕孚至曰吾民其不可以無觀感謀於衆呈省復修以前代循吏賢紳可考者附易名昭遠歲以八月五日致祭寢廟聿新籩豆有嚴霍汾之間有義風矣鄭君籍廣西歷知神池清源和順崞縣事有循聲其先大夫泚青公官陽城殉拳匪之難孝友以類故生平尤重名節道德日淪人心渙散無所繫俗吏競急文法鄭君獨汲汲於此其爲治可知矣

臨汾縣重修街道碑記

臨汾知事 鄭裕孚

廣西桂林

臨汾舊爲郡治街道廣闊中經兵燹侵占寢滋中遂而作室夾道而接檐車滯弗暢氣穢不澄湫隘囂塵旅居交病舊令劉君有志修治旋以調去余以民國九年春至謁鎮守使張公首談及此爰諮有衆申命規畫屋阻衢者拆之市迫街者拓之別以老郎神廟及城隍廟官地畀民築移並爲籌款稍助遷費明以章程定以期限拆者趨新如歸拓者讓地亦寡商民歡洽謂之不煩地得其平天顯其光役車馳騖爽氣清鮮街恢三丈頓改舊觀又以餘力推及城垣培治傾圮並使完固城壕舊塚纍纍如星亦購地遷瘞之利交通慎衛生嚴封守三善備焉是役也主議者鎮守使張公警佐及邑賢紳商並與有勞經始於民國

九年三月十五日竣役於九月二十日凡民房拆去者六十三間修治者三百三十四間是爲記

平水書院霞浦陳先生教澤碑

進士王軒洪洞人

先生系陳氏諱德先字慎初自署峭夫以嘉慶十一年生福建福寧府之霞浦縣故學者稱霞浦先生以道光十七年丁酉科充本縣拔貢生二十三年癸卯科中式本省鄉試舉人明年試春官不第應同年生陳貫甫大令之聘始來山西主洪洞玉峯書院講席越二載知平陽府長白延公聞其賢禮聘主郡之平水書院洪之士如失慈母相與奔命籲留得允歲餘延公復申前請曰所以爲大賢者將爲人人師也郡屬十縣一州之士斐然多可裁顧不獲明師而先生獨私在下邑非所以廣敬也且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〇五

洪士皆吾子弟先生來郡豈患不被其澤者而吾且得朝夕備咨諏助治化敦迫就聘洪之士負笈而從者蓋中分學矣初先生之教洪士也曰明經學曰端士習曰正文體及是一如其教乃進生徒而核其學行材藝第其高下而別其程於是定考課衡取舍覈勤惰甄良窳物華實鑒澄濫矯正曲砥穎鈍惟嚴惟明非是者置下第又進其材者而示之方培根柢筦瀦蓄羈跣跣作頽爾軌遠大絕速小矩履行繩趣向必果必敏非是者置下第學者誦習有規校藝有恆步趨有則游息有時自成人以至童子咸執專經日課月程優游以俟其成勿荒勿嬉非是者置下第析疑問難踵接項望講畫之勞日不暇給引端待發應答無方其質之不及者亦不强所難也詩文制藝以及小學詰

訓皆有法授易書詩三經各受其人皆專家之說也其論學曰  
非漢儒之記傳聖學不能明非宋賢之性理聖道不能尊崇彼  
抑此皆非也故爲文必經粹道腴衍異背理者雖工必黜而典  
禮器服制度名物之詳未嘗不考求其故曲學僞士不能售其  
技教之三年生徒大進併舍而居迭爨而食歌誦之音洋洋盈  
耳篤志力行之彥相比而出弋取科名者尤不可勝數也俄而  
延公擢去先生貞衰介石徇洪士之請再主玉峯旋主趙城以  
積勞卒於洪洞之萬安鎮遺命必歸葬於閩實咸豐四年十有  
一月十五也春秋四十有九嗚呼哀哉於是先生之去鄉越十  
年矣而授室於洪洞者已旣五載癸丑之秋洪洞被兵乃攜家  
避地汾水之西主喬君樹猷鬻田產焉生舍死殯咸於喬氏之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〇六

館二三子爰推樹猷爲喪主以受弔而赴於若相知若相問若  
相揖者軒旣哭諸寢乃絰而奔喪於喬氏於時二三子逮含者  
襚者殮者殯者咸在次僉謂先生之教澤不宜無聞將伐石書  
詞以樹書院講堂之偏垂之無窮而以文屬軒軒烏能已乃述  
先生立教之大端而系之言其詞曰

去聖日遠載籍道腴經師復古異說云微季世割裂乃更凌夷  
勳存章句完粹其希不有先覺疇悟厥非吾黨是幸爰來我師  
俾我嚮昧陶鑄允資拚我方溺覺我方迷寘我周道坦遠于危  
登我高壘豁躋于庠我疇孔莠助我其蓄播之嘉種以庀我旗  
我盲之痼惟憂用醫投之惡石以甦我肌嗟余硜硜好與時違  
豈敢自信未識所依鍼磁之合爰釋余私敢不竭材瞠焉以追

參唯未達賜來何遲曳杖方歌易簣永悲悠悠教思于平之涓  
敢告來哲無媿茲詞

判明姑射山碑記

馬廷珍

姑山之在平陽由來久矣見於經著於詩雜於傳記百家鑿有  
據其昭若揭奚必明又奚必判而後明哉乃有好事者流肆其  
狂妄之心作爲無稽之談指斯山爲帝堯牧馬山且其言曰北  
有生馬莊南有放馬灘以謬語謬以訛傳訛姑射山竟變而爲  
牧馬山矣殊不思堯宰天下之名山大川皆堯有也卽於斯山  
牧馬亦牧馬於姑射山也若因堯牧馬卽改爲牧馬山何經傳  
所載不聞有牧馬山名只見有姑射山之說耶其荒唐之詞不  
亦甚可鄙也乎余嘗聞此言而思正之亦已久矣適一日者堯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〇七

廟道士吳來祥以北仙洞僧人際瑞霸佔牧馬山地十八年未  
曾償租具控到案余於詳審兩造之餘指示山名不惟際瑞歎  
服而來祥亦知牧馬山爲姑射山矣越三年余將觀政浙江僧  
人際瑞求余爲記余以稱謂之間所關匪細因備述其始末以  
誌之他如山光之秀麗洞谷之景况亦俟遊覽者之自領之而  
已矣余不敢爲之多贅焉

重修南關外水渠碑記

知縣 李早榮

郡城南關外大路兩旁地皆高阜每逢雨集古道成河行人苦  
之乾隆丙申年郭興祖倡始募化開渠一道西會于汾功未竟  
而罷甲辰六月廿省逆回跳梁當大雨時行之際羽檄飛書絡  
繹不絕恆以稽遲爲慮東趙村范家墳喬家莊亢家莊周家莊

七里村賈處村柴村八村民慨然出夫同力合作倣依舊渠擴而深之不數日而成之縱遇雨水滂沱而一洩如注道途不虞積窪以故馳遞文報時刻皆有長餘而載負載乘稱便者更不待言于以見盛世之民好義從公固屬一勞永逸但久必生淤淤則倒漾尤望後之人臨時疏通勿使前工盡棄也夫是爲記

重修公濟橋碑記

民國十三年

關世熙

公濟橋建自前明嘉靖太守王公溱備極經營費鉅萬金閱四載而工竣僧達蓮亦與有力焉其始末詳載邑乘勿庸縷述清康熙年間太守秦公棠乾隆年間監生趙廷璧俱事修葺嗣後歲久失濬橋下漸爲砂石壅塞水洩不暢至光緒二十一年夏大雨連朝山水暴漲波瀾洶湧遂將橋之南端沖坍兩孔交通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〇八

隔絕每遇水盛之時埋輪沒脛行人苦之如是者有年都人士謀修久矣無如工大用繁未便輕舉癸亥冬適楚還湯公繡平來宰是邑熱心提倡除稟上峯抽收過往車捐外又復籌撥款項以爲開辦資而邑中紳耆在籍在外者亦各踴躍從事贊助募化以襄盛舉于是運石輦灰而鳩工焉鋪其面填其坡益其欄杆并于橋之南磊石二十餘丈以固其堤其下淤積泥沙高丈許約長數十尋均由高河屯東高河西高河北焦堡高河店南焦堡張堡韓村東蘆曲溝上村梁村賈村樊家河北孝村南党家樓坂下村郭家莊後樓等二十村人民擔任興夫挖掘荷畚鍤而至者日以千計大有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之盛湯公觀而悅之不時躬臨勸慰考察勤惰熙與同人秦君皋弼景君協

兆張君鈺徐君桐蔭李君文紱張君志良李君舒華侯君垣尉君文德迭往監視敦促其成若盧君鴻秦景君慶壽喬君禮則居鄰其側督工監料爲力尤多至經理簿籍籌備橋工一切事宜張君鈺獨任其勞始終罔懈斯役也起自甲子仲春歲事于乙丑季秋計費洋九千四百餘元同人以予在發起之列囑記其事予方慮其經始之難而轉喜其功成之易因樂爲之敘

### 拳禍記

彭雙壽

光緒庚子夏義和拳突起直隸涿縣以邪術詭言能禦槍炮焚教堂驅教民雖大吏派兵彈壓不知懼風氣流傳北京慈禧太后及剛毅中堂輕爲所惑遂下上諭各省府州縣尤而效之山西巡撫毓賢亦惑左道慘殺外人多名致起外交八國聯軍直

### 臨汾縣志

#### 卷五

藝文類上

一〇九

搗京津兩宮蒙塵道經平陽西幸長安先是臨汾聞有上諭城關兒童相率習券遊行街市勢甚洶湧縣令李光斗餽以米肉意在籠絡以故延及各鄉旋見勢不可遏遂以土匪之名加諸拳首陳季良等報上批准拿獲正法此風乃息然教案自茲紛紛起矣繼任劉令以茲事體大設立洋務局呈明上峯委邑紳關君春臺宋君松樵單君縉甫李君金富籌畫辦理計毀一房屋賠款數十緡殺一教民賠款百餘緡或二百餘緡不等共計教案百餘起賠款萬餘緡內有東關教案由張君世五就地處息息事寧人諸君洵與有力而附和拳民者以賠償故破產亦不少查拳匪咒語其一曰聖人之道關平周倉其二曰唐僧沙僧八戒悟空以數句不經之語如醉如癡舉國若狂豈左氏所

謂有物憑之耶抑妖孽之兆耶彼迷信不悟者小亡身大亡國  
亘古如斯非獨今日也特誌之以警將來

創辦浮橋記

辛未正月

刁射斗

城西汾岸渡口關於交通者甚大東如浮安潞澤西如隰大蒲  
永等縣凡軍隊調防之往來公文郵件之傳遞人民商旅負販  
車馬之運輸罔不過此誠要津也前清舊有官船一義船二民  
國初義船改爲官辦船尙少河水稍漲紛競難渡每以爲病十  
三年縣長湯邀紳關春臺等集議增造大船二小船五橫亘水  
面東西銜接上覆板旁貫鎖搭爲浮橋行者絡繹較甚便工竣  
計費大洋千餘元應用物咸無缺猶以無歲修費憂越十九年  
縣長米自公款項下提出大洋二百四十元作浮橋歲修費列  
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一〇

入預算由是浮橋爲有備矣後之人能繼而擴充之則利涉更  
無限量也

劉大令搗毀偶像記

蘇兆瑞

廟祀偶像由來久矣民國六年冬東光劉公以實察員權縣篆  
部署畢慨然曰普之勝法小學教育之功也吾歷視各鄉雖皆  
設有童校名之而已且強半以寺觀作學舍其中偶像羅列俾  
腦海純潔之青年日與接觸恐滋迷信念聞者疑公耶教徒竊  
非議之越年河東馬觀察檄所屬毀淫祠公躍然曰狄梁公之  
在浙東固如斯也時狃於俗忌奉文者咸觀望公獨毅然行之  
署東舊有府縣城隍神廟極壯麗香火甚盛相傳歷著靈異府  
縣疑獄多取決公以不首先除之無以爲民倡率吏役前空署



往觀之至則燈燭輝煌香煙縹緲仰視之偶像端坐戴金質冠服緞製袍鬚眉奕奕儼然如生公歎曰無怪乎民之所惑也飭毀之吏役縮頸咋舌莫敢前叱之率辭差公曰毋吾爲若毀之攘袂登壇碎其冠撕其袍拔鬚抉眼左右推之像巍然不動乃戲之曰爾狼狽若此猶欲以神力抗吾耶復索繫神項力肩之前崩然下置畚棄諸河是夜謠喙四起驚駭萬狀有謂聞神哭者有謂夢神來者德公者懼神降罰怨公者謂神必誅且視之公蒞庭視事宴然無恙久之亦無異衆於是漸不神之信公知民可令從也乃傳諭踵行有不如令者罪之不旬餘而有廟皆空偶像迹絕矣間有留者非賄差僞報卽掩墻以護適公升遷塘塞者得以倖免可慨已公去後邑人利此廢廟擴充學校費臨汾縣志

卷五 藝文類上

一一一

省建築公之功豈止杜絕迷信已哉昔子產鑄刑書鄭之人始毀終譽公之舉殆此類已公名玉璣字小瀛以附貢生畢業於北洋法政學堂歷官陽曲榆次曲沃太谷永濟所至皆有政聲云

庚申地震記

張其昌

民國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九鐘燈下閱報載有歐西地震一欄地學家或以爲火山之爆發或以爲地氣之熱力按火山不多有熱力之說較爲普通正沈思間忽聞窗紙扇動繼而門上連環剝啄有聲乃知是坤維震盪俗所謂地動者起焉急步到院院心顛簸站立不定髮髯乎舟浮水面蕩漾波濤中舉目四望但見房脊則南北閃也樹梢則南北搖也懸空之物則南北

擺也缸中之水則南北激也一時人喧聲犬吠聲墻垣坍塌聲  
噪聒耳鼓動魄驚心延長至十鐘而止及翌日調查乃知震動  
路線起自東北走於西南且聞地下有聲如磨旋如車馳者大  
率熱力之磅礴而發爲聲浪也城關建築物損傷五十餘處大  
中樓樓頂亦墮落焉自康熙辛亥地震後二百餘年第二次之  
大變遂記其狀況如此

### 重修大中樓碑記

陳鳳標

臨汾古城白馬陶唐之舊都也自放勳迄今數千載舉凡此邦  
文獻與夫治亂災變之所經陳跡湮滅不復可觀而古蹟所存  
第見城郭樓臺殘碑斷碣之屬其中巋然傑出夙稱一邑之偉  
觀者大中樓也樓之創建弗詳於邑乘至清康熙太守劉榮因

### 臨汾縣志

#### 卷五

藝文類上

一一二一

其傾圮重新修建高跨交衢之中危聳雲霄之上當風日清和  
登臨窮睇近水遙岑環拱若襟帶其巔洪鐘萬鈞朝暮鯨鏗發  
人深省據堪輿家言樓殆縣治風水靈秀之所鍾地方盛衰興  
廢之候歟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司令楊公鎮撫是邑睹斯樓之  
荒毀憫閭里之凋殘延請闔邑官紳倡議重修衆均贊同遂募  
金修葺尅期竣工邑人士莫不慶其功之成而頌其意之美屬  
予爲文以記其事溯自遜清中葉臨邑鼎盛冠河東維時閭閻  
殷實市廛富溢街衢之內士女雜遝冠蓋如雲車擊轂人摩肩  
居然都會景象矣及其衰也始陷於髮逆再擾於捻匪鐘鳴鼎  
食之家燬而爲焦土綺縮繡錯之市夷而爲劫灰繼之以丁丑  
大祲之酷元氣剝喪殆盡邑民幾無噍類矣此其先後盛衰之

跡吾人不及歷者惟斯樓見之最親知之最深無惑乎數百年  
來風雨飄搖漫漶摧殘顯呈淒涼憔悴之色而疏鐘慘淡時與  
汾流激湍相悲鳴如聞咨嗟太息之聲者今則鳩工庀材輪奐  
一新闐闐相望氣象萬千吾邑之再造繁榮將於此舉卜之樓  
之幸亦桑梓民衆之幸也夫

